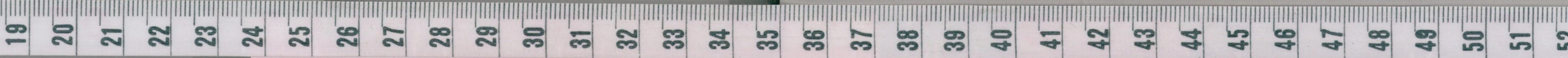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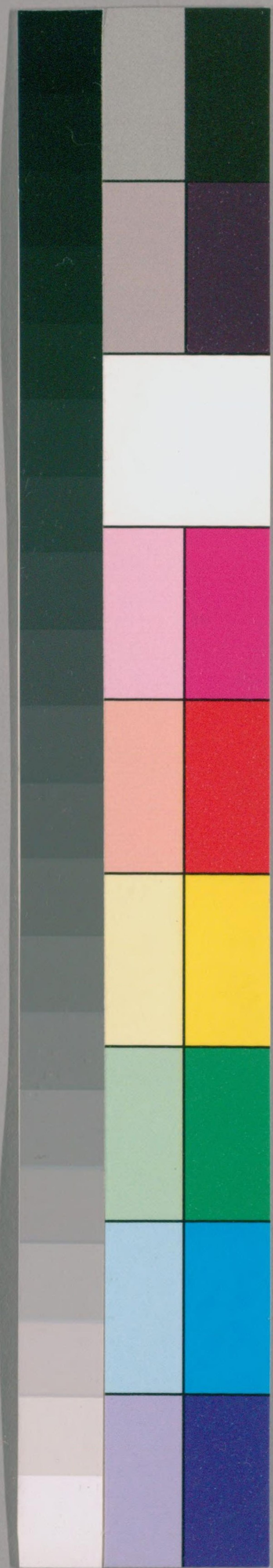


082.1
G21
G

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藝海珠塵

史部地理類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德清 徐秉懿 模經校

金川瑣記

李心衡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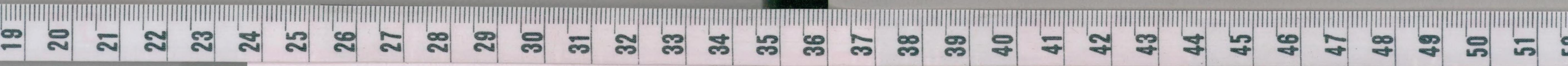
心衡字異廷號湘帆江蘇上海人附監生四川西昌縣丞官湖北棗陽知縣

自序

予從弱冠後隨任楚南繼又宦游西蜀苗獠五谿及邛
夔穰蟾弼頭漢髮之區十餘年來游歷不尠嘗欲出所
聞見珥筆記之未遑也甲辰秋承乏綏靖至巴酉春始
得交替歷徼外者五年地本西夷部落新入版圖習俗

金川瑣記序例

56842



多異中土積久夷情漸稔習而安焉事日益簡暇時因
得兼及筆墨凡耳聞目覩得輒志之漸積成帙殊瑣瑣
不足道然而蘭珠桐布編入華陽杏粥桃符詳於荆楚
不賢識小固古人所不廢昔蠻府參軍嘗有媪隔躍清
池句夫媪隔細物形諸歌咏聊作詼諧則是編儻足佐
矜奇者一晒乎時乾隆歲次上章閣茂壯月上海李心
衡識

例言

- 一恭錄 御製碑文 欽頒祭文弁首尊 玉也
- 一 是編專紀新疆風物其餘概不敢攙入防濫也

一 是編詞皆紀實不同傳奇家架虛立論故詞皆徑遂
而少紆回存真也

一 金川遠在西南徼外載籍絕少名物象數無從考其
源流重以孤陋寡聞尤不敢妄爲附會闕疑也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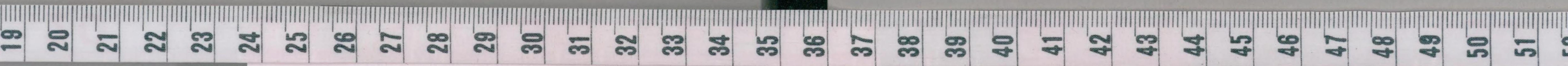
促浸攢拉

金川原名促浸噶拉依爲其巢穴舊官寨在勒烏圍小
金川原名攢拉美諾爲其巢穴今析促浸爲綏靖崇化
二屯析攢拉爲懋功撫邊章谷三屯

兩金川

御碑亭

恭錄 御製碑文



勒烏圍官寨四圍多梨棗柑栗核桃石榴諸樹蔽芾可
觀後因用兵斫去僅存荒山奉 勅建立

御碑亭一座於其巔下臨大江金碧輝煌山川增色其
他如小金川之美諾大金川之噶喇依俱有

勅建碑亭恭錄 御製平定金川勒銘勒烏圍之碑

美諾既克移問促浸狼狽為奸而更謀深切木果木
辰冬政克美諾逆酋格桑竄去索諾木匿而不獻於
是移兵申討促浸時溫福為將由功噶喇進勦阿
桂為參贊大臣由常噶爾拉進勦溫福旋攻據昔嶺遂
駐木果木既久不得進溫福細於謀以營中所行之兵
築卡布守既耗兵力且以分而見少癸巳夏賊酋窺其
無能乃逞狡謀令賊目糾眾自美卧溝及六板昭潛出
號召僭拉降番復叛擾木果木後路溫福漫無部署軍
營為賊所劫綠營怯兵一時俱潰溫福被害其餘大臣

官員兵丁陣亡者甚多我朝用兵其恨至今將士何辜
從無如此挫折者思之實堪切齒

弗雪冤沈兵威大振勁旅繼至師分兩路谷噶馬尾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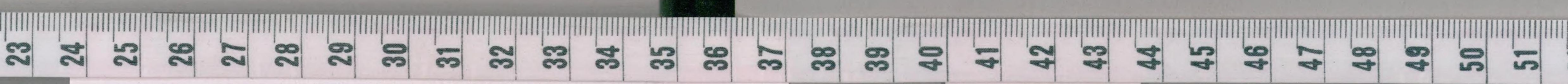
木果木之失皆由營中無滿洲兵為之表率亦由溫
福等奏阻故已派而未遣及溫福既償事知綠旗兵之
終不足恃乃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兵二千索倫
黑龍江兵二千并派西安別州駐防滿兵四千前往以
為之倡又添派陝甘滇黔兩湖精銳數萬合力大舉以
阿桂為定西將軍豐昇額明亮為副將軍阿桂遂統八
旗勁旅閱五晝夜而恢復噶喇口全境乃進軍阿桂境
正月阿桂自西路攻克谷噶馬尾口佔其山梁入賊境
餘里明克亦自南路攻克馬尼山梁入賊境
此為再進克捷之始軍聲大振上下同心據忠敵愾西
路遂進南路畧泥去聲勒烏圍從西路進攻噶喇依
遂能扼要所進據皆其險隘明亮等既得馬尼雖時有
小捷然庚額特馬邦俱未易進攻於是遂專望西路之
得手了口深入爰克羅博阿桂自了口進兵以羅博瓦
矣

金川實記卷一



路分將領率之超越而登遂將羅喇穆喇穆併占默格
博瓦山峯及山岡間攻得羅博九阻雨數月至六月初
稍晴遂克其岡下之色綉普又於六月下旬盡克喇穆
喇穆山梁及日則了口七月又克其該布達什諾大
木城并焚燒格魯角寨落十月復佔其默格爾山
指以杏詢阿桂而所籌適相合既佔此山梁遂克密拉
嚙拉木大寨并克獲凱立獲康薩爾木思工嚙
葉各寨我兵勢益聯絡矣獲薩爾木思工嚙
月攻得默格爾駐兵密拉嚙拉木幾兩月餘至乙未正
之守禦亦更堅而乃攻克薩爾山梁其險倍于他處
雪頓兵三月至四月官軍于三日內全得其後復因雨
謂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洵不安也遂克爾宗其險
難託遜克爾宗為勒烏圍城策外險自前歲四月間攻
五月之初攻克嚙爾丹喇嘛寺及嚙朗嚙又槍佔舍圖壯
卡已居高得勢而留遜克爾宗在後究屬非計乃於五

月十二日派兵前往時霧氣四塞官軍乘勢攀越崖
直至礮根遂將其地上下礮擊果殺下增凡此數處林
繼勇二字嘉其能紹乃祖額宜都之績也
立堅礮層次攻勦我師實勞據昆色爾乃近賊巢北軍
亦至隔河匪遙七月初二日官軍乘夜潛進直上昆色
軍縱焚賊寨至拉拍喇嘛寺飛騰而入又得喇嘛科爾
三寨并攻克苗則天海竭三日三夜力佔地縱橫三四
十里焚其礮寨一百三十餘先是明亮在南路以其株
守無益令移兵北路會勦甫至宜喜即得達爾岡山梁
至是復由茹寨攻進連克額爾替石真嚙等寨盡得曰
其上下沙爾泥之地與阿桂軍營僅一河之隔矣
勒烏圍賊舊官寨垣固礮高力守要害經樓輔車陡勒
畫界木卡石城蠶族
橋囊土濟師勒烏圍為賊舊巢恃其礮高厚守拒甚
藝每未甚金川記卷一



阻以高踞五層殊不易之阿桂于勒烏圍轉經樓之東
路沿河挈柵以斷其下水之路又募楚兵泗水者繫
巨索于甲爾日礮橋柱以搜坵之又以賜邊賊人鎗石
可及乃令官軍頭戴柴捆手推沙囊匍匐而行至穴道
旁出轟以地雷凡此百計用盡無遺中用礮轟擊礮
下掘溝抗拒賊眾凡可以用力設法四面礮攻圍推垣
者籌畫備至阿桂可謂善于謀矣
裂遂督大軍斫牆衝圍游魂弗支奔逆整頓功成一夕
中秋八月官軍四面合圍礮轟鎗擊并拋擲火彈所遇
聲四起賊眾披靡殲戮殆盡惟莎羅奔兄弟及賊日三
巴沃維爾聞風先竄究亦難逃莎羅奔兄弟及賊日三
時勒烏圍官寨轉經樓喇嘛寺悉行攻克凡賊所恃
以抗拒之處一夕無不摧破時乙未八月十五夜也衆
軍之力一帥之謀靖彼賊穴安我蜀陬肫乎厥忠卓乎

厥猷銘誌鴻功永示千秋

御製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

向不云乎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始逆命而終隸
服謂之歸降若今索諾木之窮蹙率弟兄出碣獻印不
但不可謂之歸順即歸降亦不可得而方彼其抗命相
拒歷五年之長茲已密圍巢穴火器圍攻腹心潰內羽
翼失傍官軍初圍賊巢議衆猶負隅抗拒我兵用大礮
會之母四面環擊賊自揣力不能支口形窘迫先是逆
乃遣其兄阿達克彭楚克以次請營懇求皆就拘繫其
黨惡之布籠普阿納木等先後求降山塔爾薩木坦等
並經擒獲于是進圍益急賊勢日蹙官軍復摧其近礮
斷其水道番衆惟懼紛紛潰出索諾木遂率其兄弟莎
羅奔甲爾尾沃維爾斯丹巴及兩土婦并助惡之大頭

藝海珠塵

金川瑣記卷一

七



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瑪喇克巴偕兩
喇嘛孛屬二千餘人出寨逆酋跪捧印信羣泥首乞命
由是罪人斯方將劊若搜穴利斧其吭生擒亦易且夕
滅亡乃始匍匐請命又安得比之肉袒牽羊噶喇依者
蓋其世守官寨故多深塹高墻我師萬層險歷千戰威
揚譬之大木已盡去其枝葉則根本亦可待其立殭然
而逆賊有言官軍若至當毀其重器聚族焚而自戕使
果如所云則雖獻馘戴事終不如生獲盡美盡善之慶
是蓋兇渠罪大惡極而且貪生苟延以致獻俘闕下明
正典刑于是疆界厥地屯戍我兵鎮羣蕃而永靖樹豐
碑以告成功歲在丙申仲春日吉時良

御製平定金川勒銘美諾之碑

首禍者必有奇禍之遭借德者必有凶德之報蓋儻拉
之首禍實由促浸之教而促浸之借德亦因儻拉之肇
故戊辰之役以救儻拉而有促浸之征前因金川侵擾
司澤旺地方官諭之不從輒敢干抗戊辰冬遣經畧大
學士傅恒統禁旅往勸我武方揚而莎羅奔郎卡窮感
乞命因矜其頑蠢遂允受降澤旺乃得復歸故地郎卡
始尚畏懼欽跡未十年輒思吞隣封時相仇殺彼時
以蠻觸爭衡乃其常事亦遂聽之郎卡既死其子索諾
木轉與小金川僧格系狼狽為奸負恩梗化遂致復勞
師旅深悔前茲辛卯之師以伐儻拉乃並促浸而掃僧
此之姑息矣茲辛卯之師以伐儻拉乃並促浸而掃僧
桑恃有索諾木黨憑欺蔑隣疆攻圍鄂克什官寨佔其
境地羈其土司經前督臣阿爾泰等往諭罷兵退地逆
酋陽奉陰違浸至辛卯夏僧格乘索諾木侵害革布
什咱土司之釁益復滋橫並且修築碉卡謀抗天朝勢

善每末

金川瑣記卷一

六



不得加以兵革而阿爾泰因循貽誤遂命溫福由滇
入蜀授以大學士統兵征勦即攻克巴喇拉繼又克復
達圍一帶以至資哩官兵前抵路項宗仍不能進壬辰
夏阿桂以參贊赴南路統兵於是年冬攻克僧格宗市
半月即乘勝攻得美諾其餘寨落悉傳檄撫定小金川
平而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諾木匿而不獻于足移兵並
討促彼其緩則頡利突利之相猜急則僞如榮如之相
保然而地險人強機謀深造則饋拉遠不如促浸故美
諾再入而再克美諾木嘗不險而一克僧格宗其勢遂
如破竹逆酋僧格桑初竄布朗郭宗溫
福由明郭宗統兵往捕僧格桑已從美諾溝通入金川
擒其父澤旺以歸溫福為將軍始猶勇往繼乃昧於籌
畫又不得人心癸巳夏賊眾從後路潛出遂有木果木
之變美諾亦尋失去乃命阿桂為定西將軍發八旗勁
旅往勦阿桂部署稍定于十月二十九日進兵自資哩
至美諾五晝夜悉行恢復實為神速而僧格桑既至金
川索諾木即羈留不遣即其謀擾木果木但令小金川
賊目七圖安堵爾同往美諾號召而不使僧格桑復還

故策則索諾木之密圖吞併備拉以次蠶食旁近上司
并且欲侵及內地固已漸露端倪倪罪惡貫盈實難輕道
耳雖南有僧格宗北有明郭宗而我師奮力攻取無不
立摧堅碕遂據官寨之穴窳美諾為小金川官
寨即其窳穴也此固皇
天助順將卒盡力而亦其首禍偕德之招是用勒銘酋
巢永鎮作徼

臣心衡 謹按碑文具清漢回番四種書清字從後豎
讀至前漢字從前豎讀至後回字從前橫讀至後番
字從後橫讀至前此其異致也

山川 恭錄 欽頒山川祭文
金川大江發源西北徼外合岷江下注越巂大渡河復

金川實記卷一



深泉流逕四川湖廣江西江南至鎮江入海蓋岷江爲
 江源此又爲岷江之源嘗按水經注江水又出汶江道
 汶出徼外嶧山玉輪阪下而南行又東注於大江又大
 渡水出徼外至髦牛道漢志作旄牛南流入於若水又濛水
 發蒙漢濛水即大渡水東南流與泚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
 蓋謂茲水山海經謂濛水出漢陽西未知孰是乾隆三十七年駐兵江游
 數日水波不興撤營後江水忽暴漲十餘丈衝砂捲石
 勢不可當益信 聖德遠孚神靈呵護一軍驚異事
 平將軍上其事特遣致祭并 勅春秋崇祀列入祀
 典所以答靈貺而報神功者欽崇備至同時 勅祭

者金川大河神甲索山神索烏山神墨爾多山神金川大河

甲索山索烏山屬綏靖屯墨爾多山屬章谷屯恭錄

欽頒祭文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

皇帝遣某致祭於金川大河之神曰溯源松徼輸派岷
 江經丹壩以遄趨深歸衆壑滙金川而曲注派合雙流
 曩者師駐許濬列柵而沙痕歛漲迨乎兵翻巢窟移營
 而竈影浮濤用嘉効順之靈肇錫維馨之祀路逾邛笮
 澄清標大渡之名水別沱潛疏導紀桓江之遠通津利
 涉俾無阻於川梁漑種含滋庶並宜於粟麥沈穉特舉



肸鬻攸同神其式臨歆茲有秩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

皇帝遣某致祭於甲索山之神曰徼靖蠶叢犄角重夾
河之勢崖旋螺逕鬱盤開鎮地之基丕功克集夫方行
靈佑式彰夫深入達爾圖負隅力抗攻堅直指攢峰綽
斯甲執挺前驅選銳還臨絕壁奮戈鋌而逼壘倏據建
甕鳴鼓角以穿雲遂成破竹平坡下壓斷右臂於連岡
隔水相聞會中權於擣穴喜膚勲之暨歲迅奏俘渠冀
樂土之同登羣安食力爰舉秩庸之典垂爲命祀之文
當時甲積應齊銘勒永彰師武此日戊屯俶載廢縣用

荅神麻尚克歆承服時明命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

皇帝遣某致祭於索烏山之神曰集膚勲於掃穴櫛比
開屯稽殷典於封山盤紆踞勝愴天威而致討溯神貺
以披圖嶂疊嶺迴拱挹出羣峰之表氛消霧廓嵯峨雄
兩鎮之間自馬尼谷噶之兼收洎昆色拉枯之進剿勢
懸壓卵先登而狡窟難憑威震轟霆再鼓而連羣就縛
俯翫金之林立盡我藩籬祝沃土以滕分藝之稷黍茲
惟昭佑爰考彛章報功宜永於春秋畫野用資夫保障
緬昔六師電掃効靈實助戎行欣茲千耦雲興秩祀聿

隆典禮尚其昭鑒勿替歆承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

皇帝遣某致祭於墨爾多山之神曰參旗下指控引真
黑子之微井絡遙分襟帶擅翠盤之勝湖神床之助順
緬疆索之求寧石仄水橫始負嶠而首禍螭爭狽附終
有藪以藏連夾攻突矚夫兩肱全境遂收於數月泊乎
遄馳勁旅載靖蠻氛鐸振長風密籌鬱藩籬之固梯蟠
絕磴連峰資震電之威膚功克奏夫永清靈貺用垂夫
默佑言稽令典肇錫明禋石棧鉤聯速置郵而布德芳
騰綺錯資保障以酌庸式薦惟馨庶其昭鑒

廣法寺

恭錄
勅賜匾額附跳布札

寺本名雍中喇嘛寺距崇化屯署三里由來既久日就
蕪廢乾隆四十一年帑項重修 賜名廣法寺並賜

御書正教恒宣匾額

欽差堪布喇嘛住持例帶徒

弟十六名俱黃帽黃馬褂西藏之小喇嘛及土喇嘛俱
披黃袈裟共百數十人皆食 天精有定額番俗有黃
教紅教之分紅教者釋氏中之邪教堪布爲黃教宗師
番民信重每年正月十五日及十月十九日四方土司
頭人等挈妻孥攜百姓以萬計赴寺誦經徼佛福進獻
牛羊肉脯如山積酥油酪漿以斗量其土司頭人及妻

女咸跪獻哈達

三尺許長素帛如漢人用銜刺

間有大喇嘛親手爲之

持咒挽結套其頸而撫摩者殊自慶幸人皆羨之彼亦

揚揚有喜色餽獻不留餘力此兩次大會日期各跳布

札一次大憲爲之代 奏衣裝俱 賜自尚方故極其

鄭重跳時人各左手執雜器右手執連髮腦骨一片共

相舞蹈或龍頭虎額或長袖峨冠兼飾枯髑如人雜演

其間鐘鼓嗶嗶屢舞僊僊聒耳目擾攘竟日五十年

各憲 奏請捐俸重修金碧璀璨彌復壯觀懋功也亦

有喇嘛寺一所

勅名勝因寺例挑雜谷腦番僧住持三年一換俱 奏

請 欽定屬廣法寺堪布喇嘛管轄

義烈墓

附錄慰忠祠死事文職傳畧

懋功屯屬之崇德汛有義烈墓封屍纍然中植石碑曰
衆士義烈墓予每過此必下馬酌弔方木果木失事時
自官弁以至軍士民夫死者甚多輿尸狼籍暴骨縱橫
令人傷心慘目夫其効力疆場見危授命固分所當然
朝廷旣加卹典當事者復循例祭享而好義諸君子又
先後爲之掩葬亦足慰忠魂而妥靈爽所惜蟲沙微細
姓名旣湮沒不彰而死事君子僅什記其一二恐閱時
旣久併知者亦且忘之非所以表揚忠烈也因錄慰忠



祠死事文職諸臣傳畧庶覽者得以知其人之姓名里居及殉難顛末焉

趙文哲 字損之 號璞函 江蘇上海人 壬午南巡召試 軍滇南有功復原官尋遷戶部主事三十六年奏佐西 師軍務隨將軍營遇賊死之 贈光祿寺少卿賚白金 三百兩祭葬廕祀如例公能文章草軍機倚馬數千言 不結喜賦詩出語典雅占茂少與王公鳴盛等刻七子 詩日本國入至以兼金購之著 王日杏錫人癸酉舉人 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歷遷 刑部郎中出典貴州大 定府緣事鐫職奉旨復起為 刑部主事入直如故三 十六年從西軍入川與趙公 同葬資廕如例特首布滿 格賊死之 贈光祿寺少卿祭葬資廕如例 鏤藍旗人由筆帖式遷刑部 主事性沈毅寡言笑好讀 書熟於史鑑乾隆三十七年 西川用兵上念督餉需 才欽差部員六人乘傳來川 公與選至則隸侍郎劉 公秉恬幕侍郎改官制府同 駐登春督糧次年西師潰

公隨諸軍退中途遇害事 聞援旗例 吳一嵩 江西 丑進士授河南正陽縣調繁 夏邑晉光州知州歷甘肅 寧州雲南安寧遷重慶府知 府三十七年赴西路軍營 總理糧餉帶印隨營在道 為副理官及軍聲告警 公諭糧員常紀日他人可 出走吾與若有軍糧之責 宜死守遂死之府印亦失 僮奴織焉祭葬資廕如例 人亦從死事 府印亦失 僮奴織焉祭葬資廕如例 豪邁與人兼容并包被難 之前夕處分細碎若無事 者家人環聚嘖嘖公怒曰 若胡為者死我分內事耳 憂定如此鎮王如玉 山西 靈石人家於江寧以貢生捐 道發辦事西師潰自磨佩劍 使極殊馬移營不數里賊 遮道公出劍躍馬奮擊傷 數賊中銃而殞 贈太僕寺 卿祭葬資廕如例公初來 川卽有譽望善飲博談諧 恢洽眾不能屈貌端凝慷 慨有志節其劍人咸見之 友岳廷斌成都人威遠將 軍少保鍾琪公後鍾邦任 舒城也意氣投合相次是 日亦死於軍 鍾邦任 龍安府事赴西路軍營委 管八角礮臺站木果木軍 潰

五



登春橋斷路使降番四燭姑無援兵遂遇害贈道銜
 賚白金三百五十兩祭葬廕祀如例同事有許國者公
 姪成都庠生見鍾死均焉或被害吳璜字芳何號鑑南
 辰進士戶部四川司主事出為湖南澧州牧未赴官父
 憂歸里服闋發川署重慶府通判調送軍前卒登春制
 府留佐軍務西軍潰撤姑宵行公無騎不欲走彼賊害
 少負詩名為商實意太史甥絕愛重之家貧力學手不
 釋卷父僕存先生為徵士名重一時公淵源家學有大
 小蘇之號遇事慷慨不避艱險篋中存黃塚山房集令
 友人懷之號遇事慷慨不避艱險篋中存黃塚山房集令
 友制軍畢公序刻之我死弗令此詩失傳其同年彭元璋
 江西南昌人己酉舉人浙江雲和令調會稽以卓薦
 遷西海防同知被議後降等捐知州發川赴登春軍營
 辦事木果木之變登春失守赴嚴白投死贈道銜祭
 葬賚廕如例公為贊善廷訓公之子尚書元瑞公之兄
 忠節凜凜有儒者常紀授西充令軍興以運糧有功擢
 氣象人咸推重之常紀授西充令軍興以運糧有功擢
 崇慶州牧隨營管西路收支糧米軍聲漸警公與副總
 理吳公誓同死營潰紀知不可為挺刃與賊鬪殺賊二

人傷一人眾寡不敵被害其役人白舉欲掩其齒賊大
 至被創走幕友楊紹沂浙之慈谿人成家成都任俠鬪
 隨公數年復同軍事公將死之前夕勸冷脫出徐論
 允卒死之甥長炳亦死贈道銜祭葬廕如例徐論
 湖北漢陽人由貢生捐知州授雲南鄧州牧有治聲降
 調捐復得四川漢州牧隨軍管登春糧站軍果木已潰
 公議曰登春夫糧甚夥足守請招潰出軍夫予一
 挺使環立登春夫糧甚夥足守請招潰出軍夫予一
 趣執挺城守招徠捍衛人心頗安總兵靖公帥升夜
 春傷臂不克戰迨後降番煽擾勢益不支乃議乘夜撤
 出公復大呼曰與其以糧子賊不若燒之使不得逞立
 命舉火而後行及行鎗及其冠脫冠示同行者曰此
 冠被鎗吾其永存之也聲未已首復中鎗遂殞于地其
 幕友鄭文陝西咸陽人亦死之贈道銜祭葬廕資如
 劍汪時寧江錢塘籍其先徽之歙人也由監生捐授西
 麻寺糧站登春戒嚴賊斷木波橋糧站俱為所截降番
 勾寺中喇嘛作亂變起倉卒公馭眾素嚴賊憚而銜之
 潛踪躡行刃及於背公罵賊以死賊鬪割之幕友田舒
 祿表姪王鳴鏞皆從死僕隸殲焉贈道銜祭葬資廕

金川續記卷一

藝海珠塵



如吳景 福建浦城人 捐授廣西州同部 推越 鶴廳通判
 劍卷之 則曲舒之 則吾南 方鄙人 不識 國承 觀海 日殺 賊恃
 此矣 復語 同列 血會 得死 所以 報數 人之 事及 軍潰 隨致 呈
 彈章 然此 腔熱 血會 得死 所以 報數 人之 事及 軍潰 隨致 呈
 自崇 德山 梁出 遇賊 舉劍 斫殺 數人 死之 事及 軍潰 隨致 呈
 原官 減半 議卹 賚白 金一 百程 蔭 桂江 字燕 山號 香巖 浙
 八十 兩祭 葬廢 祀均 如例 百程 蔭 桂江 字燕 山號 香巖 浙
 縣已 卯舉 人發 川補 大竹 令有 政聲 能文 章上 詩畫 才
 氣爽 奕上 官廉 其能 委以 南路 科多 站以 其子 烈隨 行
 木果 奕上 官廉 其能 委以 南路 科多 站以 其子 烈隨 行
 轉入 科多 科多 為西 南要 衝公 下令 繕練 役兵 夫盡 力
 死守 守數 月賊 不為 西南 要衝 公下 令繕 練役 兵夫 盡力
 火既 熾公 身先 出戰 手刃 二賊 被斫 左臂 罵賊 遇害 瀕
 危揮 手令 其子 去烈 哭曰 父死 敢獨 生耶 並赴 賊死 協
 理之 納谿 縣尉 許濟 亦死 之敢 獨生 耶並 赴賊 死協
 例徐 瓚字 肅華 亭縣 人特 調四 川新 繁人 方峒 館議 叙選
 銀度 支公 身孱 弱守 節介 介賊 勢峰 起不 欲許 椿字 董
 隨眾 行死 於站 所贈 道銜 祭葬 廕賚 如例 許椿 字董

南蕪 浙嘉 善人 辛酉 舉人 授內 江令 讀書 數百 卷皆
 能熟 記博 及星 相醫 箴之 學時 人比 之武 庫為 人胸 胸
 若不 能言 遇大 事有 斷才 三十 八年 委赴 西路 軍營 辦
 事遇 於路 不辱 死之 督令 守木 城立 法井 井既 而撤 站出 賊
 道銜 祭葬 廕賚 如例 孫維 龍字 雨髯 又號 鐵髯 順天
 徽縣 縣調 繁鳳 陽卓 異人 都旋 因公 降調 分發 四川 授
 以知 縣用 解餉 登春 總督 留之 聽差 果木 軍潰 公以
 登春 單弱 勸移 兵同 守不 果欲 自離 軍幕 志其 友周 筠林
 奴王 福共 伺守 之及 撤站 公不 肯離 軍幕 志其 友周 筠林
 里許 下騎 入深 林中 解袍 帶自 縊奴 見救 之公 怒曰 若
 忍我 汚賊 刀耶 嚙奴 臂出 血亟 揮去 之懷 其丁 卯舉 人
 山莊 集奮 身絕 嘔死 如例 張世 永初 授海 陽縣 教諭 擢河
 贈道 銜祭 葬廕 賚如 例張 世永 初授 海陽 縣教 諭擢 河
 南濟 源令 實心 行政 聞憂 去官 百姓 遮道 哭送 者數 十
 里不 絕服 闋發 川委 赴西 路登 春辦 事及 戒嚴 同守 木
 城激 勸兵 役人 夫日 夜不 交馳 隨張 世珍 貴州 守木
 軍歿 於站 輿道 夫日 夜不 交馳 隨張 世珍 貴州 守木
 之山 陰庚 辰舉 人補 銜祭 葬廕 賚如 例張 世珍 貴州 守木
 自効 委赴 西路 軍營 隨建 昌道 白公 珩佐 理糧 餉木 果



木軍潰白公移美諾公死於軍白公幕友朱南仲浙江
歸安人與公同事並殉難事聞給還原官減半議卹
祭葬廩祀均如例
降二級奉旨仍發四川以知縣用歷署丹稜仁壽夷
江大足彭縣篆所至吏民愛之通補豐都縣委赴西
軍營管昔嶺炮局木果木之變降番蜂聚四山罔合先
劫炮局公被縛不屈死有言其給賊築炮多實子藥
來降之促浸頭日賡囑謂其親見之也未詳孰是事
開贈道銜祭倪霖字雨蒼浙江仁和人少偉姿容好騎
弄資廕如例倪霖射洞諸巡檢寬以輯下得民和咨署
巴縣丞雷波黃螂木洞諸巡檢寬以輯下得民和咨署
西昌丞未赴以簡州判為登春巡捕官方木果未
變時霖探知降番煽誘狀密請移兵就大營以壯聲威
及變起又請從美卧溝問道出眾以為舉官好紛威
誕幾至窘辱迨登春營動已不食數日矣隨軍出賊
死之 贈鑾儀衛經綸人由監生捐縣丞發川署榮縣
例均如 倪鵬承慶歸服闕借補布政司照磨委赴西
督轅聽差登春失守遇賊被創死之 吳鉞河南固始人

督轅聽差登春失守遇賊被創死之 吳鉞河南固始人
薄發川借補營山縣尉與倪霖同 吳鉞由監生捐主
者占固分站西軍後路也通近登達先是美聞講守兵
至登營報警提督董公天弼督兵往救賊擁眾來攻登
達後營羣蠻蜂至其夜董殞於軍大板昭馬耳當等隘
以次失守賊聞信收集民夫謹守寨柵賊犯澤耳多站
鉞揮刃與賊鏖賊數人幕友顧匡時助之兩俱戰死
匡時名佐蘇州吳縣人長鬚嗜酒性慷慨未失之
先規畫戰守與鉞相對泣下及遇賊鋒不少避勉厲夫
役並樂為之死激於義也事聞 郭良相廣西臨桂人
贈府知事賚白金一百兩餘如例 郭良相以吏目發川
補石泉巡檢委管西路占西占固為僧格桑官寨將
軍溫收登達占固獲逆酋父澤等解京師僧格桑率
其妻子竄走勒至其時償拉全境蕩平 詔撥兵分三
路討促浸以提督董防守後路軍登達命良相即占
固稠寨為糧站分兵守之及固被圍良相率護糧兵
及民夫數百人堅閉礮門下擊以鎗石礮據險憑高
賊環攻不得上礮中苦無水接雨以爲炊賊偽求降羅
拜滿地良相不受礮聲叱之以石下擊相持十一日望

金川瑣記卷一

五



救不至賊擁薪礮下燃之煙起礮上人迷目不得視賊
 以軟梯猿進殺守陴者占固破良相自殺兵民並激義
 死事葬如例贈府知事資白金一百羅載堂順天宛平人
 兩祭葬如例良相無子廢弟良後羅載堂原籍揚州由
 國史館供事議殺銓合州吏目能書委赴西路軍營繕
 寫指奏木果木之變隨軍出遇賊被害贈府知事資
 白金一百兩祭周國衡順天寧河人由監生捐吏目發
 葬廢祀如例周國衡川署秀山縣尉委赴西路軍營
 隸登春營管炭廠供運無悞及人營夜移奉檄調出遇賊
 於路遂避死之事後詳查始悉贈主簿資白金一百
 兩祭葬廢祀許濟順大東方人由史員捐職授納谿縣尉
 祀如例許濟委赴南路軍營在卡了辦差後攻得美
 諾復調科多協理姑務賊圍科多與知縣程蔭佳分壘
 固守捐資賞兵夫撫循振卹之日夜不怠賊不得乘遂
 燒站科多破與蔭林並死之贈主簿資白金一百兩祭
 葬廢祀如例

藝海珠塵

南雁 吳 省蘭 泉之輯
 慈谿 葉 燕 載之校

金川瑣記

李心衡纂

卷二

入金川路

金川僻在四川省城西南隅西北通甘肅回部西南控
 三藏與十八家土司部落毗連犬牙相錯然重關疊隘
 山路險巇馬蹶不能馳人喘不能騁分疆而守若天有

藝海珠塵 金川瑣記卷二

藝海珠塵
以限絕使不得兼併者自灌鄆至金川有兩道一由汶
川之桃關出口爲大道一由汶川之牛頭山出卧龍關
爲小道大道塘汛外百里無人烟往來者必攜糗糧鍋
竈爲銀餉所必經小道商賈奔走絡繹不絕然每至一
程居民歇店僅有十數家類皆喧雜黑暗屋通數楹無
遮隔餼糧須自致而牛頭巴郎諸山石灰水橫尤難投
足危坡絕壁架偏橋飛跨百餘丈通一線路偶被雨潦
衝圯咫尺前途不能飛越坐待修葺伐木椎石動經旬
餘常有絕糧患丁未戊申間有余姓道士董其事鑿山
開道余亦捐助俸銀并合省公助計費二千餘金牛頭

山數十里今漸夷坦然其地險仄者未可枚舉不能盡
鐮而平之亦一憾事憶家大人典梧郡時兼攝直隸鬱
林州牧北流至州有旱道四十八里石筍梗塞人患顛
躓仿古法燔柴灌醋遂爲灰燼不兩月竟成坦塗又梧
郡所屬岑溪至容縣急流多亂石觸損舟楫陸道尤苦
崎嶇復用前法凡百五十里險阻盡平宜兩郡士民誦
德弗諉也

五道進兵

往年征金川進兵分五道一由灌縣至懋功爲東路一
由打箭爐至章谷爲南路一由雜谷至撫邊爲西路一

藝海珠塵 二
由緯斯甲布至綏靖爲北路一由木坪至鄂克什爲中路

控卡山海子

控卡山絕頂爲崇化懋功兩屯分界處高出雲表雖盛夏積雪逾尺午後率多大風人馬不能行立必擇五鼓或黎明時過之山脊凹處有水盈盈可望不可卽俗稱海子寬約數十頃漣漪在目歷冬夏不涸雖淫雨旱暵未嘗有增減經其地者必屏息相戒勿語言苟一叩聲風雹立至土人云此中踞有三足蟾蜍大風冰雹俱從此起昔曾有將軍領兵過此飭軍士施鎗礮警之狂風

陡發下冰雹如拳伏鞍不敢喘息行李墮落巖礮人力不能施困頓殊甚

雪牆

予於甲辰八月抵任見控卡一路積雪不斷四望皓如玉山初甚驚訝爲陳遊戎大剛言之陳公云歷夏日秋陽照爍漸消此特至薄時也若自嚴冬至二三月密雪層積高及數丈壓房屋且不見斯足驚人耳予曰駐防汛兵何以得活耶疑其言似欺人者陳曰不然他日子自知之後予過懋功時正月中旬也初至山巔一望無垠輿馬遲度若不知有城牆卡房也者夫役等從他塗

就塘兵烤火炊茶熟請予小憩扶掖循路逕曲折入如
行小巷坐塘房中見面前雪高倍於屋巉削似照牆蓋
汎兵日加鋤掃開闢一線路始得安作息通行旅也夾
路雪牆天光透澈如琉璃屏障門關在望往來行人不
絕惟輿馬不能過而須屋上行耳始憶陳公之言不謬
非親歷者斷不能信也

夏雪

嘗夏日行過控卡正值陰霾密雪登陟頗艱及躋山巔
晴日晃耀無纖翳玉筍排空濃陰低翥馬上吟哦率成
絕句云風高飛雪欲浮空人馬盤旋蟻磨中日午聳身

凌絕頂俛看積玉滿羣峰馳驅鞅掌中得此樂趣亦如
病煩熱人投一味清涼散也

石井

綏靖屬之西里站有自然井一所在山半其洞深曠無
底週圍皆石骨人力難施蓋天工也民居距江水遠賴
此井汲飲嚴冬潦水既盡井不稍減澄碧可愛味同江
水疑其潛通江源云

溫泉

溫泉在綏靖屯治東六十里約長半里許熱可澡浴時
有浮漚泛湧雖嚴冬沍寒蒸氣騰鬱而泉水發源自黨



壩土司部 直趨大江並寒沁與常水同殆不可解因憶

楊周修丹鉛錄云溫泉所在必有白礬硃砂硫黃三物
為之根蒸為暖流乃知硃黃諸物尤有凝結盤薄處詢
之土人果有硫黃氣息惜相距稍遠未遑議建屋宇為
歲時祓除游也

刮耳岳

崇化屬之刮耳岳為大金要路蜿蜒線棧約長數百丈
石壁峻嶒俯聳作欲墮勢下視蒼茫大江雷厲往來者
翹壁附石轉側偃僕勢與俱傾苟一昏眊輒墜無底雖
弄棟揚母之險未足以喻乙巳夏管理崇化屯務別駕

蔣榕園

士椿

崇化營亮遊戎

福

捐俸率眾修理予亦捐

資助之攻石攻木攻金之工一時並集石倒出者墜
之險巖者椎平之偃仄不能容足者鑿鑿而開拓之又
琢石成窠橫木加板作偏橋板厚尺許釘鉸鉤聯約以
曲欄俱堅甚由是道寬各數尺向之側身匍匐猶恐失
墜者今可掉臂遊行真一大快事是役督率查催亮公
之力居多

演礮石

由刮耳岳下里餘即為崇化較場隔江一山人跡不到
有一巨石聳出如棚的每歲營中操兵即於此演礮入



因名之曰演礮石

氣候

金川氣候一日之間寒暄倏殊咫尺之地陰晴各異嚴
冬天晴時日中可穿春服盛夏天陰時朝晚亦可披裘
四時無大寒大熱然倏忽變幻如此不必煙瘴爲厲稍
不自謹中之立病

風穴

金川春日率多大風風發時偶一失檢屏障圖軸輒有
捲裂患若懋功章谷二屯尤甚每至午後風聲颼颼徹
夜不止蓋山多風穴云

金川無醫藥

地距華土既遠苦無良醫雜肆中藥餌不全真贗混淆
以故病死者多前管綏靖屯務龔公贈穀浙江山陰人
卒於官嘗捐俸銀數十金貸殷實舖戶生息備糶以資
窮民及行旅之倒斃者仍飭鄉保董理其事予益增數
十金始不至匱乏又捐購藥餌及古人經效丸散以濟
疾苦擇近城荒地四圍築牆爲義塚以免枯骨暴露嘗
暇日集諸相好於竹香居綏靖營遊擊札公郎阿蒙古
人云昔官伊犁回至中途一僕患鼻衄猝死藁葬附近
旅舍之荒地夜間竟被野狼所發及驚覺尋視則已血

肉模糊肢體散落急爲之收拾殘體天明僱匠具棺深瘞之因此耽延二日札公言之猶慘悼不能自己凡居官荒徼者尤宜留心此種亦一陰德事也

痘症

夷人終身不出痘間有一二患此者輒裹數月糗糧昇置荒僻巖洞中父母兄弟曾不一顧懼纏染也以故患痘症者十死七八倖而獲免蹒跚以歸舉家欣慶雖貧貧必延喇嘛誦經數日

格言

先大父比部公著有功過格輯要行世凡所以懲惡勸

善者甚備暇嘗翻覆熟翫內有載宋時有人於京師見其故父白晝乘馬行拜之不顧因隨之一二里急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相教父曰汝但學鎮江太守葛繁足矣其子往謁之問何以見重幽寘葛公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至十數今四十年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脚筯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觸人足我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其言至簡至平易然終身行之不能盡無論貴賤貧富皆力可爲之最爲愷切易行部民見屯所事簡閒持幅紙求書子每謂之曰字畫固不成體格然所書格言寘之座隅觸目

關心良有裨益也

皮船

甘肅鄰近黃河之西寧一帶多渾脫音駝蓋取羊皮去骨肉製成輕浮水面騎渡亂流李太僕開先塞上曲有不見然渾脫祇可渡一人且下體不免沾濡不若金川之皮船工省用薄其製尤巧用極堅樹枝作骨蒙以牛革形圓如栝椽一人持槳中可坐四五人順流而下疾於奔馬頃刻達百里雖縣泉峻灘曾無觸礙船中人咸相戒不得動動即顛覆百無一生船不能行逆流輒艤岸

負之而趨輕若戴釜蠻俗不知剡木之製大江往來賴此一物秋冬潦盡潭清犇流凝碧時見皮船與波駛逸正如一葉隨風繆清泉錫形嘗作句云隨波奔蕩傍斜陽萬頃江中一葦杭太乙蓮花應並試杜陵春水正相當圓如月鏡浮滄海穩想禪杯渡法王若把渾脫相比擬不知誰更利中央最能曲肖

獨松

大一中有一島渚約長千餘弓廣僅半焉細沙圓石寸草不生中一巨松枯萎殘折僅留其半猶長數尋此獨松由名也土人云數年前其松高插雲漢旁枝亦可

陰十餘畝蓋千百年間物乾隆三十六七年松忽隕折
以死地值逆酋不恭

王師剿伐不數年而金川蕩平則松樹忽斃不可謂非
促之妖孽云

大磐石

獨坐北有大磐石方十餘丈高亦稱是上平如砥四面
整齊屹立道中位置妥貼殆天工非人力也丙午冬汎
官花公蓮林構江神廟宇數楹於其上遠望巍然亦一
勝景

龍登碕

龍登碕屬懋功也爲兩金川要口山形雄峻所謂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者也討逆酋時三年不能下四路夾攻長驅
直搗因乘其懈擊破之實資黔兵之力蓋黔兵生長山
區越巉巖如履平地環捷勇果甲他省云

火彈

火彈一名西瓜礮形如西瓜中實火藥燃藥綫投入礮
卡藥發人物值之俱成灰燼甚者礮卡亦被轟裂殺敵
致果功同大將軍礮

官寨

夷俗稱土司署所謂官寨民居曰寨子每一戶中必有

藝海珠塵 卷二
一兩座礮房爲守望之所頭人土目家并有經樓及轉
經樓俱華贍精緻小金川官寨祇美諾一處今懋功屯
地基大金川官寨有四一在噶喇依今崇化營盤地基
一在勒烏圍今隸綏靖屯僅存瓦礫一在馬爾邦今隸
崇化屯巍然尚存一在獨松今隸綏靖屯危凋峻牆屹
立望表爲逆酋倉廩其在噶喇依者逆酋索諾木常居
之地餘不過歲時遊覽如晉之虎所楚之章華齊之雪
宮而已

礮樓

礮樓如小城下大巔細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數十

層每層四面各有方孔可施鎗礮家各有之特高低不
一耳頂上四圍徧豎雜色布旗旗各印刷佛經以多爲
貴

造屋

蠻俗造屋盡用土蓋先砌石作牆架巨木爲梁以雜木
橫搭之蓋土於其上築之令極堅雖傾盆雨不能漏惟
霖霖連月須加土再築其礮樓及一切牆垣俱砌亂石
遠望作水裂紋整齊如刀削雖漢人工巧者不能及其
所用階梯以獨木截成鋸形凹處僅容半足漢人登之
不能動寸步彼徒負重上下猿捷如飛

瓦板

間有木板蓋房上置碎石壓之衙署處處皆然陡發狂風走石飛板從空擊下劇足怖人木板俗稱瓦板以杪木爆乾用斧劈之自成片段無事刀鋸詩稱言念君子在其板屋此間猶有汧渭遺風云年來漸有瓦屋民間市廛亦鱗鱗相錯矣

轉經樓

樓中設機軸如車輪四圍刻佛像羅列經卷印布手推之即旋轉俗稱轉經樓謂推轉時佛像經卷俱從身過不啻誦經宣佛號又有名轉轉經者長三寸許卷疊佛

經數千言貯以銅匣若竹筒上有機捩可以旋轉佩胸前日夜撚動以當宣誦亦即轉經之意也

歡喜佛

夷地多喇嘛寺大者殿宇如浮屠中間空洞直上四旁重簷疊拱塑釋迦像一如中土餘俱塑歡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藍身作男女交媾狀機捩隨手展動不穿寸縷或立或坐醜態萬端却未見有卧像清淨祇園不減唐宮鏡殿謂之喇嘛云是佛公佛母然何必描摩牀第穢褻至此男女身有纓絡寶玉嵌飾兼以枯體作雜佩或綴垂馬纓身下襯藉者無莫非枯體更有所謂牛頭



瓦板

間有木板蓋房上置碎石壓之衙署處處皆然陡發狂風走石飛板從空擊下劇足怖人木板俗稱瓦板以杪木爆乾用斧劈之自成片段無事刀鋸詩稱言念君子

江陵

重簷疊拱塑釋迦像一如中土餘俱塑歡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藍身作男女交媾狀機攄隨手展動不穿寸縷或立或坐醜態萬端却未見有卽像清淨祇園不減唐宮鏡殿前之喇嘛云是佛公佛母然何必描摩牀第穢褻至此男女身有纓絡寶玉嵌飾兼以枯體作雜佩或綴垂馬纓身下襯藉者無莫非枯體更有所謂牛頭

藝海珠塵

金川瑣記卷二

二



大王者形如夜叉獨立諸歡喜佛間瞠目注視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狀下陰翹然手自捧持云是護法菩薩嘗借蔣榕園過廣法寺觀四壁圖畫亦仿此式殊覺不雅爲堪布喇嘛反覆言之今皆用哈達遮蔽下體矣在喇嘛固見慣不足異要使游覽者皆知有羞惡之心也

玉筍峰

章谷之墨爾冬山高插霄漢相傳釋迦佛成道處上多喇嘛寺常出異僧土人每歲春秋不憚千里必往參謁俗稱朝山山嶺一峰名玉筍峰天日晴朗輒有雲氣迷

濛不甚明了惟天陰時瞭然在望此其靈異非意想可測

寧邊橋

寧邊橋初名徐公橋在章谷屯綿州刺史徐公麟此管章谷時建造橋長百丈許通打箭爐爲往來要道初行旅必由猴子巖巖頂特險山路盤曲始紆行十數里行者苦之橋成往來稱便僉曰徐公橋所以頌德也年久傾圮時有顛溺之患管理章谷屯務繆清泉明府蒞任之明年捐俸率衆重建越數月工始告竣橋下臨大江夏潦方盛每猝漲數十丈水勢陡立幾及巖半相傳有

龍戲水之說工費既奢橋得堅固以垂永久今名寧邊橋

襲職

各土司部落俱數千百年來父子傳襲未嘗有變更其間亦有貪縱淫虐者百姓至死不敢貳夷俗上下之分極嚴也無論土司即以頭人論百姓莫不敬之如神明無一言敢稍拂居家妻不敢與抗禮或自遠行歸其妻必率家屬及百姓男婦跪迎數里外觀此可見一斑

品秩

土司中有襲宣撫司衙者秩三品安撫司宣慰司秩四

品長官司秩七品今就近土司因勤王功咸叨陞賞俱戴珊瑚頂并有戴孔雀翎者章服已居極品然見漢官執禮甚謹固見恭順實由

聖天子德威遠播無思不服也漢官銀章銅章土官鐵章

夷例

夷俗最重竊盜事發輒網縛犯人投大江中殺人者罰牛馬銀物入土司贖罪至姦淫一事不足爲異未見有告訐者卽或事敗不過私自罰柴數百觔而已其有規避徭役不遵土司飭遣者例最嚴酷籍沒其家將其人

并家屬分賣各部落爲奴

地爐

寨子正中一間必挖地爐竈鼎鍋爲舉家炊爨所或支鐵架或繫鐵索下垂數十鼎鍋一時並舉最爲便益地爐四圍男女雜坐烤火無間冬夏漢人居夷地久者雖夏日亦喜煨榾柮甚矣習俗之移人也

跳鍋裝

俗喜跳鍋裝嘉會日里黨中男女各衣新衣合包巾帕之屬罄家所有雜佩其身以爲華贍男女紛沓連臂踏歌俱欣欣有喜色腔調詰謔無一可解然觀其手舞足

蹈長吟永嘆又似有一定節族此亦任侏之亞歟因思周官鞅師及鞅韞氏所掌當亦爾爾暇日嘗令彼歌跳賞以酒肉俱踴躍欣喜

負任

嘗見黔楚苗犛及西藏夷人攜帶貨物或纏縛頭頂或繫絆脊膂頭不得轉動身不得屈伸視肩挑手挽勞苦尤甚然彼徒習以爲常樂此不疲至金川夷人輒用皮條長數尺作活套束物繫背仍手持其端勞頓時背就蹲石手鬆其套可小憩蓋金川跬步皆山頑石獠伏撐撐良便夾道崎嶇又復盤旋曲折若用橫擔非特上下

躡礙抑且轉側多阻因地制宜其法盡善

節令

回人於正朔長至令節外復於歲中扣滿三百六十日
爲一週是日互相往來登堂稱賀不計閏不計大小盡
不計冬夏總以周天爲度至夷俗特重十月十一月節
令每年十月十三日及十一月十四日頭人家及土人
在官者通事譯字之屬輒聚親戚男女及其所部百姓宴飲賞
勞歡笑竟日儻亦吹爾息蜡之意耶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蔚州 孫 縉 紳泉校

金川瑣記

李心衡纂

卷三

俗重藏經

夷人不知有儒教讀書識字皆奉藏經爲授受如中華
讀四書五經然字畫又與西藏稍異其有學業深遠者
輒遠赴西藏從班禪佛處博覽羣經十數年後歸來便



翹然自異羣以喇嘛目之抗衡於土司酋長之列徭役賦稅俱捐免親戚朋黨咸趨承恐後不敢與抗禮有延之誦經者贈貽倍優以故民間兄弟多者必有一二人為僧由俗所尚也

徭役

夷俗多力役之征一家中更番出應終歲幾無虛日惟喇嘛及土僧得從優免此外雖頭人之弟兄亦與齊民同作苦云

信鬼

俗尤信鬼人患病延喇嘛誦經咒復捻酥油肖病人形為替身送諸荒野或捨身為僧其室家殷實者輒僱人作替歲時旁磔先立土壇設紙供數事厚疊薪芻選兩長人躡肩矗立高及丈許蒙以大衣偉狀殆如赤郭蓋取食鬼之義人各執弓矢鳴鉦鼓四處尋索追至土壇將積薪焚之俗稱得爾布斯猶有月令大儺遺意也

人皮鼓

俗既信佛家各有經堂有事必延土僧及喇嘛禮懺夫所謂土僧喇嘛者出家而在家居處並與人同特無妻室耳然口誦佛經手持牛羊肉脯咀齧無拘忌梵筵樂器中有聲似感篋者削人脛骨為之又有小鼓如叢者



截兩骷髏以膠漆黏連顙門骨兩面蒙人鞞用背肋皮取閱之色微黃薄似羊皮而腥穢特甚令人森寒植毛髮吁彼徒所謂佛法與採生折割者又何擇乎

三撮鬚

夷人終身不留髭鬚間有留者率卷曲如佛頂螺髻更有一種三撮鬚最為奇觀兩口角及下唇三處各留少許如初生榆莢大雖于思長鬣僅存數莖隨風飄颺乍見令人捧腹

名字

兒初生時輒延喇嘛誦經咒祈福命名名字自一二字

至六七字不等

如巴布里之酋長名朋僅止一字其他丹比西拉布堪布大喇嘛名羅布藏札木揚多寡不齊如此至勝因寺住持喇嘛名羅爾吉噶竹諾爾布并不止七字矣舉大抵取藏經中絕嘉者以致什伯雷同甚此可見一斑見水經注有林邑王楊邁死其子咄代立改名楊邁昭穆二世父子同名酈善長謂為林邑將亡之兆殊不知夷俗同然無足異矣

婚配

夷俗無問名納采諸禮男女率先私合然後婚配男家倩喇嘛揀擇吉日通知女家至期兩家各延喇嘛誦經



禮懺親戚鄰里咸集女家饜飮猪膘吸雜酒男家倩一人前往如媒妁禮女家亦倩一人壺漿以迎酌之酒男家人長跪而後飲之女家者端坐不動也飲畢羣擁新婦至夫家笑言謔浪相率跳鍋裝跳單各侈飲啖既醉既飽忽如鳥獸散而新婦亦飄然逝矣自此往來不常食宿無定所迨生有子女然後依棲夫家

居室

夷人無姓氏不知有族屬遂至婚媾混亂卽居處亦大可異其俗男卧礪上女卧礪下男女分類雜處卧無定所無牀枕衾褥惟毛氈貼地而已雖新婚夫婦不同室

夜間鶴步下梯暗中摸索未聞有以悞入桃源詆諆者相沿成俗猶有弄明遺風惟土司及頭人家漸循華禮

耐寒

兒生不洗浴以手拭之寢之地而裸體焉不知襁褓綳裹然亦未嘗感冒風寒行旅往來身攜裹糧托宿長林豐草間蒙以披毯雖遇冰雪坐卧其中曾不致疾蓋垢膩旣多腠理自密風寒不得而入也予嘗於六月間因公事路入雪山至絕頂密雪亂飄風冷如刀割賴身被重裘得以無害然足趾凍裂欲墮而彼徒衣不加增行歌自得殊無感縮之象豈其漠不知寒亦由自幼習慣

使然也

夷葬

人死有天葬水葬火葬三種獨不知土葬悉於索卦決
之天葬取死人臠割如泥和麪成丸投羣鳥啄食或舉
全屍餵虎狼蓋卽頓遜國鳥葬之意水葬委屍大江實
魚鼈腹火葬積薪燔之亦猶釋氏之荼毗爲之嚴切禁
止咸知土葬云

金川往事十三則

小金川逆酋僧格桑之妻卽金川索諾木之姑姻黨聯
結朋比爲姦附近十八家土司推兩金川爲雄長初兩

金川有夙怨不甚聯絡劃控卡山梁爲界後金川日強
遂越控卡佔踞小金川之大牛廠小金川畏之退保小
牛廠小金川本恃控卡爲保障至是滋懼遣使卑詞厚
幣結婚姻爲唇齒國自是憑凌弱小日益縱肆以致滅
亡云

革布什咱鄰近金川金川遂包藏禍心陰以重金密賂
革布什咱土司左右以故事機得先知值土司率妻子
赴熱水塘澡浴勒爾日爾習逆酋索諾木之祖率輕騎襲之殺
土司及其頭人俘其婦歸遂踞有革布什咱部落附近
巴拉克底巴旺之屬俱土司地名望風懷懼咸納女以自固



迨平定金川始復革布什咱土司職歸其土地今隸綏靖之獨松溝百越溝諸處猶是革布什咱舊地

勒爾日爾習 既殺革布什咱土司察其國中小頭人及

百姓多有未服因遣人布告曰爾土司不道是以殺之

會須立其子孫為後國中稍安且曰擇日於交界地方

會議彼此不得攜兇器革布什咱信之惟恐中悔食言

皆欣欣然拱手俟命並不虞有他變勒爾日爾習先密

令瘞藏兇具至日率其頭人百姓赴會徧令去衣服以

示無廷使不我備革布什咱益信之議時乘間發利刃

攻之梟梗令者數百人餘皆懼伏乞命莫敢動其地遂

平陰險強悍類如此

小金川與沃克什連界世為寇讐乾隆十三年間曾圍

攻沃克什官寨岳威信公鍾琪率兵討之追逐至卡撒

輸款乃止遂分兵戍之沃克什藉以稍安金川桀驁之

狀蓋非一日矣至今岳公碑猶植卡撒道旁卡撒屬崇化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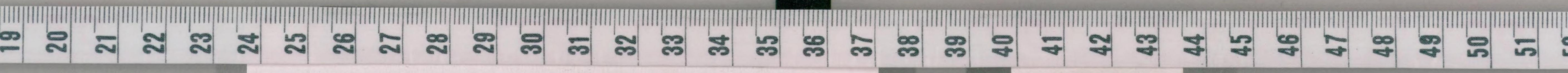
莎羅奔郎卡索諾木之父未故前忽有野豹一羣突至官寨

側近攪傷數人須臾眾集圍擊殲之不數日郎卡死

小金川生聚日盛嘗有吞併意復圖攻沃克什官軍亦

被困告警甚急當事遂僧格桑逃匿

奏請發兵申討美諾既克巢穴掃平逆酋



金川遂與金川鉤聯一氣潛召降番爲內應外合計致
 有木果木之失由是進勦金川此兩金川自取滅亡之
 緣由也僧格桑之投奔金川也有一大頭人力勸之使
 勿納或納而獻之軍前且可獲重賞逆酋索諾木不聽
 又惑其姑阿青狂悖之說遂決意拒命未幾駢首就戮
 書曰自作孽不可活其謂是與
 番目合爾甲臨陣被官軍斫去兩臂及額骨一片回寨
 數月始死
 勒烏圍舊有喇嘛寺女喇嘛住持能先知未來事爲夷
 人推信每因事進見土司必苦勸使投順索諾木不聽

兵圍時不知所終寺被鎗礮擊墮今遺址尚存
 大兵圍金川甚急逆酋之小頭人等率先歸順者俱賞
 給頂帶有差如生格塔爾給土都司職合爾甲給土守
 備職最著功力將軍卽遣回招降比時索諾木自知稔
 惡旣盈有悔禍心且念若輩俱小頭人輸款後尚賞有
 頂帶欣然有羨意會有一二頭人與索諾木耳語久之
 似阻且譖者遂變喜爲怒曰若等背叛本國其心叵測
 今又來賺我耶若等旣戴藍頂白頂我獨不能賞渠黑
 頂耶今左右以巨鐵釘釘其腦礫裂支體以徇夷衆
 金川番民色郎歸順後復被逆酋擒獲抉去兩目精糝



以石灰仍禁錮之事平將軍錄功給土外委職至今尚
存歲時來參謁見之目眶空洞令人生慘心想爾時身
受者不知作何痛楚也

小金川逆曾有卧牀雕刻龍鳳狀繪彩陸離形製巨甚
可卧數十人土人中有曾侍僧格桑者云土司居中妾

媵環卧其內僭差注縱爲何如其牀吳明府光奎隨營
管糧時目覩後爲兵火焚隕此與僞蜀孟昶之鴛衾俱

獨出心裁爲亡國妖孽云

金川將破前數日大兵雲集圍官寨數十重烽火連天
礮聲震巖谷大江中密施鐵網懼其逃逸且自沈也索

諾木

窮蹙日日議降畏死不敢出適奉

詔生擒故軍中不縱擊及反縛詣降遣兵數百人檢搜
官寨地雷藥發轟然一聲屋宇片瓦不存數百人一時
壘粉時烏總鎮爾納結營江濱距官寨數里爲飛石擊
死其餘死傷者甚多

官寨自震斃多人無敢輒近數年後好事者潛爲挖掘
忽得地室空曠無際中砌方石池積水未涸有一枯骨
僵植其中頸際猶縮銀鐙衣服水漬成灰碑礫頂帽尚
儼然戴首土人云是水牢又獲銅印一方大如斗漢篆
金川土司之印六字疑是前明頒發蔣榕園別駕曾親



見之未知後歸何人手也以上屯通事外委 楊卡爾吉
通事 松朋 說亦有得之同寅談述者恐傳訛未確實姑
錄存之以備一說

屯司

金川設屯田招徠民戶每一戶給地三十畝使爲子孫
恒產慮其路遠不能挈妻子而來也本籍咨送准令大
口每名日給盤費銀一錢小口銀三分口糧各一升自
本籍至屯所若干程銀糧應若干由沿途牧令支發於
是得免行旅憂又慮其既至屯所何以托足准給屋廬
無屋折價銀二兩於是得免露處憂又慮其無耒耜則

資以農具又慮山田人力不能施則資以耕牛兩戶合
一牛一牛折價銀十兩於是民得肆力於耕作又慮播
穀無資每戶各給籽種二石又慮民力未紓准免五年
納糧自六年起每戶僅納一斗二升耳而猶慮其青黃
不接無以餬口准令赴屯倉借貸還新以易陳
國家爲民計者天地父母之懷委曲周盡宜夫戶口日
增報墾幾無隙地矣

租婦

亦有不由本籍咨送就近報墾多係商民去家既遠中
饋乏人納金本地頭人或他處土司可得夷婦俗謂租

婦其人他徙或回內地仍須送歸原主任其別配不能
挈之俱行租之名以此非若打箭爐及雜谷腦之夷婦
有三年五年期限者可比也

醫卜

綏靖屬之屯千總行營都司

甲噶朋

善索卦臨陣時卜

勝負十不爽一以故用兵必檄調各籍甚予初不之信
因其謁見姑留試占之俱近而可驗者殊不謬妄見予
患齒痛因薦其所管百姓羊中爾江參能醫召之來亦
知切脈但雙手把握如捉挈象已知其非爛習者復於
佩囊中取紅色末藥少許有麝香氣令慘患處竟不敢

妄試賞以荷包刺刀煙茶諸物欣然而去

鷄犬

鷄犬與中土異鷄大者僅筋許喜飛鳴樹上大大者高
至三尺毛尾鬚鬚頗似狻猊能緣牆走屋形既猙獰聲
噌吰如華鐘喜啖生肉餅餌投以鹹食輒病癩不救尤
畏炎熱嘗攜一頭至內地夏日中暍死

天星米

俗喜藝天星米一名喇嘛酥米如黍粒可作糧食葉經
霜紅如老少年秋深滿山紅葉亦一大觀嘗植之階除
點綴秋景

圓根

圓根即壁藍大頭菜之屬比蘆菔堅實味如薯蕷微帶藥氣夷人歉歲作糧食葉可飼猪

鸚鵡

每歲麥莢成熟時鸚鵡千百羣飛蔽空而下綠羽璀璨其聲啞啞農人持竿守護有點者設械穗間俟翔集時機發潛冒其足可以生擒性極畏烟觸之病目死有紅嘴黑嘴二種一說雄者紅雌者黑又一說由黃口漸黑而變紅未知孰是總之紅嘴者習人語較易黑嘴者差難耳

左插子

男子喜佩刺刀俗稱左插子身衣琰袍長僅及脛圍帛兩端垂綴尻後如尾無貧富皆同獨腰間佩刀長尺餘外鞘鑲嵌不一竟有值至數十百金者佩犢佩牛之俗嚴禁未能盡革

夷字

寫字用竹筴削尖蘸墨汁寫猶有古人漆書遺意字形如蛇蚓變化不一留心數年竟不能識一字細看似有行楷之分其橫寫倒讀則在清書回字之間

夷畫



喜向繪布畫佛像施朱傅粉仍用漢筆綏靖畫手推土
僧羊中爾吉第一然佛像外羽毛花卉俱不足觀

饅粍

番地無米穀夷人日食饅粍炒青稞磨粉或用大麥小
麥豌豆爲之入牛乳酥少許用手攪和捻成團子食畢
舐手及所用木鉢以舌代盥洗手黑如鬼終身不浣無
碗筋亦無鹽醋諸物調劑頭人偶或用鹽然惜之如金

鹽粍益人

夷人惟日食饅粍一飯碗許莫不强健多力嘗仿其法
爲之不以酥油調以蔗糖亦尚適口管理懋功屯務吳

明府已食不數年五十餘矣轉益精壯

雪鷲

嘗有友人贈予一建昌鴨其大如鷲頭戴鷲冠又嘗行
卡撒道見雪鷲數十翔步雪中或先或後不甚畏人白
毛紅嘴與家鷲無少異微覺高大但距印雪上作鴻爪
痕不似尋常遂附鷲鴨禽畜耳種類之異乃爾天下之
大真無物不有也土人云雪鷲喜眠食雪中

黃鴨

野鷲之屬較家鴨微小毛羽深黃色土人網得數頭來
獻予厚資之爲翦其翼翎與家禽同畜日漸馴熟聞呼

祝祝聲輒逐隊競前物我忘機真有飛鳥依人之趣後
爲繆明府清泉攜去

披毯

俗喜畜牛羊春夏日暖多翦取牛羊毛績線作毛毯男
女衣服取給焉鄭康成尚書注織皮謂西戎之國良不
誣也衣服之外橫披大幅長毯若釋氏袈裟日以蔽風
雨夜以代衾褥寒暑不改服民好徒跣男女皆同間用
革鞞形製詭異男子穿袍袴女子短衫長裙無袴裙帶
濶尺許亦用牛羊毛織成下垂五色流蘇其重足以壓
風

蠻裙

數十畝之家必留三五畝種麻苧闔家衣服藉以取給
近日蠻女下裳多用白布或藏紬製成邊幅鑲紅布襖
積細緻如百疊裙頭人家婦女衣裙多用碎錦鑲成臨
風飄颻頗似古時舞衣

首飾

耳飾累墜大於腕臂間跳脫幸空中不甚重特訝其耳
際垂聃爲地有限何能銜此鉅環詢之士人始知初時
穿耳卽用樺皮卷塞日漸增添後遂可貫拇指髮梳數
十小辮挽結作髻如西洋畫圖中式樣梳時極難非半

日不辦每月祇梳一次其解髮垂髻卽入月洗裙日也
俗不貴珠玉特重珊瑚寶石綠璫碑磔用金銀鑲嵌作
首飾

造紙

夷人亦解造紙剝取楮樹皮入鍋煮爛復用杵椎搗澄
諸清水中竹簾木械並如漢式隨造隨曬頃刻可成雖
極堅韌然質厚理麤不堪供書寫其有細薄者頗似高
麗紙楮樹自一二尺至四五尺不一徧地皆有二三月
間開小黃花攢簇如桂

索卦

索卦卽著卜之法地上先布土石雜物賣卜者手持牛
毛繩八條每繩兩端各有散毛如流蘇卽於散毛上隨
手挽結擲地卦成取土或取石分行標識如是者三以
定吉凶

奕棋

夷俗奕棋有二種一名板帶屑二人對下枰內二十四
位人各十二枚子先盡者爲輸一名孔屑與漢人大馬
趕將軍戲同無象棋圍棋諸戲

數學

夷俗於數學一道不知有乘除諸法所恃惟牟尼珠一

串曰誦佛所需亦即用以記數多一曲折即茫然不知
所為五十年春綽斯甲布土司雍中班爾吉呈稟日蝕
日期時刻分秒未備然先期推算曷曷獨造有足多者
詢所從來出自土屬喇嘛指示喇嘛碎穀修鍊穴居山
洞數十年不預外事素不解持籌布子何以前知如是
釋典靜生慧之說良不誣也

南瓜

兩金川俱出南瓜其形如巨橐圍三四尺重一二百觔
每歲大憲巡邊必攜數枚去每一枚輒用四人昇之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蘭谿 柳 兆勳 書旂校

金川瑣記

李心衡纂

卷四

百穀

兩金川祇有大麥小麥青稞黍稷蕎麥豌豆胡豆天星
米之屬有平生未見稻穀者跬步皆山無尺寸平地傍
大河及有水泉可灌溉者為水田可種小麥諸穀其旱

田祇可種蕎麥間有以稻穀試種秀而不實山高霰霧
多也山土甚墜夷俗亦知用牛馬耕耨但牛則扼其兩
角馬則鈎其鞍橋運犁無力未得深耕易耨之法故勞
倍功半金川多再熟之田小金川歲祇一熟

燕麥

夷人間亦種燕麥其實細而長可入饘粳酒中用
古樂府云道旁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殊
不其然楊升菴丹鉛錄亦謂滇南霑益一路土人以爲
朝夕常食則燕麥何嘗不可穫乎

蕙蘭

崇化林卡山中蕙蘭極多乙巳春蔣榕園別駕送數十
本來樹之庭除開花十餘枝結蘭蓀二葉潤如建蘭花
瓣甚巨又嘗登榕園所建容光閣超然塵表俛瞰大江
凝碧無際旁列蘭草數盆皆前蒂可翫

菊枕

蔣榕園雅愛菊花有異種輒多方購取雖遠在千里必
遣健役致之故崇化屯署獨盛替人卜參軍潮復加培
植花時路出崇化必留余信宿把盞吟賞嘗記昔歲菊
殘時摘取數千朵贈予作枕囊至今蘧蘧夢醒猶覺曲
屏深幌間幽香可掬也

山羊

獵戶嘗獻一山羊高三尺角長數寸蹄尾如常却有鬣鬣周身毡色脊有黑毛一線連綴至尾劇似驢性很難馴為作木籠鎖貯後以悞餵桃葉脹死

山羊有渠魁

山羊喜居雪山深遠處日再出飲水出必以羣管曉行控卡山見羣羊橫過馬首相去僅百步高大如馬其行甚捷先一羊前行餘羊約數百皆佻佻隨後魚貫而進行次殊整齊予為勒馬觀望距人既遠前羊少憩餘羊皆止止而復行如是三數次始滅影不見土人云獵者遇山羊必以計罾取其魁威驚惶不知所措可掩羣而獲不然越山超澗雖神駿不能及矣

啞酒

番地無六酒六漿之屬祇有啞酒一味以小麥青稞及黍子燕麥為之將稞麥等入水鍋內煮半熟倒向沙地上曝乾然後拌酒麴入皮篋內上用牛羊毛蓋煖數日後聞有酒氣再入酒罈用牛糞封口惟恐泄氣用時移貯銅瓶入滾水少許以細竹管數枝植其內酒面味薄土故用竹管吸取中間男女數人可以雜吸似喫烟甫到任勘部民地敵過勒烏圍屯練守備阿喇跪道壺漿以迎予



木不飲不欲拂其意畧爲取飲味甜無酒氣及細問通
事釀酒顛末幾欲嘔下

鎮臺瓜

西瓜有紅黃二種出崇化章谷二屯者尤佳乾隆三十
八九年間有一總鎮駐兵江滸攜種莖植遂傳至今俗
稱鎮臺瓜雖青陵遺種却與張騫苜蓿蒲萄爭先後矣

竹筧可培旱田

綏靖屯屬之雙柏樹

地名設有格
爾則塘汎

旱田十數頃民番田

畝錯雜其間每歲祇種蕎麥一熟因不通水泉山土常
乾也土人云可從巴布里設竹筧引水歲得再熟雙柏

樹距巴布里約遠十數里跨越重山人工物料需費數
百金時值連年冰雹且民夫新從臺灣征勦回方事休
息未暇施工爲之歉然後之撫斯土者量時行之亦培
植地方之一助也

羌活魚

羌活徧地有之走卒輦山行渴甚輒折取咀齧云清涼
如蔗漿巨者蔚茂高二三尺根下每有水潭藏羌活魚
一二其形如鯢魚有四足長僅四五寸土人云可治心
痛症市得數尾亦不敢妄試嘗閱鄭仲夔冷賞載凡產
黃連之地必有小蛇尺許盤旋其中觸之傷人必先去

小蛇然後敢恣採羌活中有魚亦猶黃連中有蛇未足
爲異也

土蓐

藥草可指名者不翅百種餘多不能識別懋屬之大牛
廠綏屬之黑山梁宜喜祚固諸山皆有土蓐俗稱山蘿
葡雖三椹五葉形模不殊然味薄如黨蓐嘗煎汁成膏
服之有效

佛掌蓐

懋功屯屬之小牛廠大牛廠兩處數十里內出佛掌蓐
其形五椹平列如手掌新採時纖白腴潤不減柔莢味

甘平食之益人

蚊

金川無蚊蚋間有一二飛聲薨然大如蜻蜓不螫人乃
知金文靖北征錄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信然嘗
撲獲一枚豹文長腳頭有黑翎如箭羽戲腊諸書籍中
以爲他日佐笑

酥油

酥油取牛乳積盆盎中漸滿取皮囊盛之兩人對立用
手或用脚挪轉之令勻化真靜處俟凝定取開用之

熬茶



熬茶用大葉茶同牛乳煮至百沸用長勺攪揚沃之以
鹽名曰酥油茶不能常用日惟飲水耳夷俗熬茶必佐
之鹽茶以外俱
食淡

犛牛

犛牛性極馴其身龐然幾倍吳牛牛即水毛長尺餘下垂
如纓絡中土絕無郭景純謂犛牛出西域信然尾可爲
拂亦可飾兜鍪昔有人以犛牛尾贈劉先主管手自結
眊者卽此

雲母石

章谷屯多雲母山日色照耀徧地作金銀光彩石如水

晶拾其巨者片片揭之薄於蟬翼用糊窗牖晶瑩明晃
一無隔礙亦可遮風倘施之曲房邃室當不減寶帳紅
英也繆清泉嘗手製數百方贈予至今珍藏之

猪膘

夷地多荒山畜牧旣便尤喜豢猪與尋常剛鬣稍異率
皆紅毛尖嘴或紅毛黑毛相雜適均如邵陽之隔織布
所食惟草萊糞穢莫不瘦瘠骨立皮厚一寸許用時懸
高處縊死剖其背去腸胃用樹條撐開風乾名曰猪膘
爲極珍之物非親戚宴會不輕用也

不解煎炒

藝海珠塵

金川瑣記卷四

夷人臉俱黑色千百人中僅有一二白皙然率塵垢盈寸目睽睽如鬼獨齒牙瑩潔如玉蓋食物中祇有酥油餛粍數品不知有醯醬煎炒故也

陽雀

綏靖屬之遜克宗地有一種雀類形如斑鳩長尾常自呼曰貴貴陽晝夜不絕聲土人目爲陽雀云係雀王深棲叢莽不喜飛翔日俟羣雀供蟲豸此雀非蟲不食便遺下活蟲如螽母夜間與叫月子規空山答響倘亦開明魂化邛

山驢

嘗於馬遊戎賦處見一山驢駒高二尺餘與尋常僿中所畜無甚歧二惟頭戴繭栗爲可異其家因與馬駒同牧日漸馴擾小兒騎跨予戲謂曰他時頭角崢嶸恐不知者笑其指鹿爲馬

屯營

屯所同僚五人分屯而治各遠隔數百里自覺岑寂幸同城有綏靖慶寧兩營得時與往還綏靖營遊擊札公郎阿行三蒙古人性真率敦古誼與予最投契同事半年暇卽會晤爲忘形交有時翔步而來司閹者未及報早已掘衣卽席矣兩署相距雖邇而札公之脫畧雅爽

亦可概見尋以檄調松潘鎮中營別去接任馬公甘肅
進士能左右射喜誼諧亦朝夕過從每於冬令後約同
山中獵較馬公偕兩營備弁率馬步數百人予亦率屯
練及壯丁數十人爲捐給口糧躡毛羣捐飛羸窮日始
返論功賞獲卽以寓講武焉馬公奉回教治乳酪極精
潔每往輒供飲不倦聊當廬全七碗茗云

黑帳房生番

綏靖與綽斯甲部落交界再進十數程有一種生番名
黑帳房其地不生五穀性好剽殺日以搏取禽獸爲業
蓋亦打牲夷類家各畜牛羊千百頭羶肉酪漿所居無

屋宇以牛皮作穹廬蔭庇風雨遷徙無常月嘗數易率
在深山窮谷中其俗無頭目兼併憑陵自立部落推剽
悍者爲酋長雖巉巖深塹層冰積雪輒縱馬未嘗顛蹶
其地無鹽茶布帛鼎盃之屬就近番民結數十人販買
可博十倍利其相失在後及一二人獨行每被搶劫俗
稱放夾霸所產馬性極驍騰生番亦常挾以易貨是以
金川時有黑帳房馬驟試之雖勇士不能馭

貝母

種類有三枝葉叢生根如百合者爲上一莖數葉根如
獨蒜及僅有一大瓣抱跖者次之花青蓮色皆從莖端

下垂若懸燈

雪魚

昔嶺在綏靖屯治東一百十里討逆會時曾立營盤牆
卡至今尚存俗呼萬里城是也積雪袤丈雖三伏日山
徑常封土人云中有雪魚其大如臂想亦雪蛆雪蝦蟇
之類然在綏靖數年未嘗親覩章谷屯屬之梭嶺亦積
雪不化繆清泉云其章姓典吏曾一見之云

土鹽

深山中產土鹽夷人知地脈者識之偕醜類挖掘日引
不窮色如灰土雜以砂礫其鹹不減內地白鹽微帶苦

味章谷尤多

星宿雞

又名翠角雞頭生兩肉角翠色鮮潤能伸縮驚怒時其
形嶽嶽無事下垂頰際如帶毛色陸離可愛每一翎輒
有白眼如豆大似孔雀翎眼惟白色稍異耳勻淨不紊因有星宿之
稱或曰卽吐綏烏他如山雞馬雞之屬種類甚多因中
土常有不足異未及備紀

小麴酒

杜少陵蘇子瞻皆盛稱郫筒酒赴屯時道出郫邑問之
土人茫然不知肆中惟有小麴酒耳味薄劣不適口久



服輒病不起自鄆邑至口外酒家釀造亦惟此一味予
素不解飲涓滴不能入口朋來小敘沽內地大麪酒託
幕友酬酢而已若紹興酒其價較省垣數倍且長途背
運半多酸壞新疆寒苦筵席中用之者絕少

不齋

夷人不知天下有菜蔬卽土僧及喇嘛事佛惟謹者非
酥油糲粃及牛羊猪肉不食蓋積習使然近日稍知淡
葱蒜喜其漸
近清惟受戒喇嘛忌奉水族然土人多半不食非有他
意緣水葬者多腥惡特甚不堪入采頤耳乃世之崇奉
浮屠者動輒長齋茹蔬借此爲戒殺生節嗜欲計則可

欲做法西方則急宜屏除草糲麩飢鼎鑿庶幾香積廚
中德馨遠達矣

雪蓮

生深山積雪中獨莖無葉其花淡紅色土人採取者結
伴裹糧窮搜雪窖有見潛往採之苟語言指顧卽失所
在徧索不可得矣俗謂此品山神最貴惜云

苦筍

金川少竹惟綏靖之正地溝有數十叢筍味甚苦不堪
食黃山谷所謂諫筍也相距旣遠得亦不易章谷出巨
竹其筍必多第未知筍味何如耳

么鳳

章谷屯出么鳳連毛羽大僅如拇指五色咸備視丹山
鸞鷲具體而微性極靈警不易獲聞爲土人設械習取
可綴婦女雲鬟與釵頭雙燕爭勝每歲二三月千百成
羣飛往成都府屬之灌縣一帶啄食桐花花謝卽歸巢
深巖密洞中終歲不再見土人亦謂之桐花鳳蘇子瞻
詩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鳳喬子曠詩那能飛作桐花
鳳一集佳人白玉釵蓋卽指此特未明言其所從來耳

寶砂

又名八角砂其形八角大於黃豆堅如金剛石屑之可

以治寶玉章谷屯江游甚多洵漉之一人日可得半升

許沙際時有玉璞馮刺史克羣管屯時曾檢得一枚命

玉工治之甚佳碎石嵯峨惜無巨眼指識

牡丹

五六月間牡丹盛開綏靖屯尤盛嘗按行至深山中花
開滿山紅白相間下臨碧水掩映增妍雖洛陽花肆不
是過也惜俱單瓣無重臺者色有淺紅淡白二色

魚蔬

松潘有魚龍雞鳳菜靈芝之語見包公劄南中紀聞兩
金川距松潘不甚遠然綏靖崇化章谷三屯江魚甚多



懋功畧少惟撫邊一屯織鱗貴擬魴鰈雞種雖小徧地
有之蔬屬亦推綏崇章三屯爲最菜肥碩如山東黃芽
蒜大於拳

斗米千錢

金川險遠脚價不貲以故白物騰貴斗米千錢率以爲
常安得聞中烏飯草縮米絕細便於取攜庶直稍賤耳
南中紀聞載聞中產烏飯草能縮米用以煮米米粒堅
細屏斗僅得升許第畧帶黑耳果爾脚價可省十倍

猴經

獨松汛之正地溝山高籌密巖洞中猿猴充物土人攀
援而上尋取所謂猴經者赴肆貿易多至數十百勛土

人云牝猴天癸可治婦女經閉嘗買得一二勛藏之筒
篋以不載本草未敢妄用獨松汛把總花蓮林云猴洞
深處羣牝經水堆積滿焉雖出外數十里臨期必歸原
處就之未嘗輕擲物性如此殆類九節狸洩溺必有一
定之處云

金

兩金川徧地生金命名以此首推撫邊披沙所得自然
成片段巨者至兩餘細亦重分許色皆上赤俗稱瓜子
金是也他屯祇產金屑俗稱麩金入火不能鎔化不足
貴也

雄兔

俗說兔純雌無雄故茂先柯古之倫咸謂望月而孕口中吐子志之載籍然木蘭歌云雄兔脚撲索雌兔眼迷離王充論衡亦云兔舐雄豪而孕則兔原有雄矣丙午冬營僚約予同獵山中獲雉兔數十頭中有雄兔視其陽有二具與他獸異毛皆鬚色性狡甚非若家畜白兔可供階墀間戲翫聞之好事者云兔天癸月至課必以時歲十二乳非妄言也

延壽果

又名長壽果金川處處有之形如羊棗叢生沙土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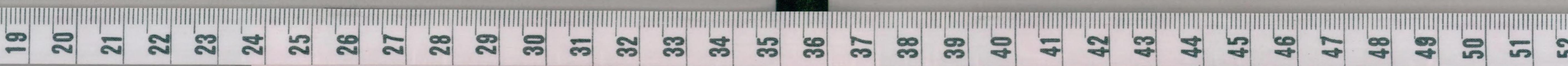
皮和米煮粥極香甜有味亦可入牛酪烹煮

樸兒

樹不甚高夏日結穗形與色俱如桑葚味甜未熟時畧帶酸澁小兒喜食之加薄膠濃煮亦可染作紫色

俗尚

夷俗尚武咸工擊刺之術雖婦女亦解談兵聞有征調殊踴躍向往臨陣奮不顧身邇年兩次出兵甘肅兩金川屯練俱錄有戰功我綏巴圖魯頭等侍衛丹北西實拉布實為金川屯弁之冠近因會勦臺匪檄令率領屯練赴勦瀕行屬以杯酒并賦七律送之落句云翁叔勲名原岫



起會看延賞稅侯家未幾臺匪蕩平將軍上其功給二
品銜得廕伊子屯守備銜此外河西屯都司勒爾照壁
山屯千總都司銜阿巴布里屯千總都司銜韓高斯甲小金
之巴圖魯散秩大臣銜穆塔爾俱屢立戰功為兩金川屯
練翹楚

兵器

夷人多臂力類能手挽強弓然弓小如箕弦控牛筋復
靡竿不相稱箭鏃利甚却無翎羽是以射近能飲石不
能及百步之遠又善用火鎗鎗製亦與中華小異綏靖
有飛鎗手十餘人能殪飛鳥亦屯練中表表者

終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山陰 陸 煥 炳南校

金川瑣記

李心衡纂

卷五

異僧

戊申五月初八日有一喇嘛路經綏靖巡查兵役以其
形異盤獲送署見其深目顰鼻兩顴聳峙顯以上髭髯
倒指拂鬢眉領下鬚拳曲作螺旋竟似寺中裝塑羅漢



像詢其語言重譯不能喻開一小囊取出路票十數紙
率藏以西班禪及達賴喇嘛所給皆夷字難識惟廣法
寺堪布喇嘛所給者可以譯釋備陳喇嘛係西天人因
慕中華蛾眉墨雨多諸名山出外十三年今朝山事始
畢回途不必阻擋云云問答既不通惟作手勢示意稍
暇卽閉口危坐口中誦誦持誦而已與之食必禮天地
四方身西向持咒然後食又喜拾菸草口內咀嚼不用
菸管時時手搓少許納鼻中蓋夷俗素尚鼻飲也形雖
怪異持律甚嚴非尋常游方僧可比會值家大人初度
期近爲延致書室中令誦釋典以祈佛力福佑三晝夜

未嘗輟聲腔調高下疾徐殊詠怪可哂問以占卜之事
笑而頷之時長隨周南自丁未十月遣回江南代覲屈
指往返程期五月中可以抵綏圖形幅紙間復作手勢
叩之須臾課成植七指示人謂爲七日內可到竟搖首
不然出手珠撫握久之按兩端令數得七十顆意謂七
十日也人皆掩口挪揄之餽之銀錢衣物欣喜接受答
予藏佛二尊予受其一藏佛以紅泥范成其形如規長
僅寸餘中具千手佛像瀕行以大指示予曰好好者不
一而足蓋亦諛頌之意於漢語中僅解一好字耳越數
日子過廣法寺談及此事堪布喇嘛云渠所攜咒語寺

中有之至其經典乃佛國真經中土所無僅能知其名不能徧識也後周南果於七月二十日抵綏距喇嘛占卜日適符其數先知有足多矣所納藏佛至今珍藏之

撫邊城隍

前管撫邊屯某嘗夢見走卒持名刺稱撫邊糧務拜會某自訝瓜代尚遠何忽有莽人恐別有事故方驚詫間客已入門趨出肅容則故重慶府太守吳公一嵩逕就客位坐因驚問曰太尊秩重何為來作交替公曰幽明異路底用多疑始憶吳太尊於木果木失事時為護守登春溝糧臺身已殉難驚悸而醒輾轉中宵翌旦亟捐

俸購材建造城隍廟數楹費多一時不能集事僅設木位後顧刺史浩管撫邊時復為修葺整齊裝塑神像煥然可觀時因公事集懋功聞顧公云

女怪

綏靖署後一山童然高僅與衆山齊然平時發風及大雨雹未嘗不從此山起土人云上有數十海子怪物叢聚獨懼鎗礮農民播種後刈獲前須官為之備庶水雹不致為大害乙巳六月間亭午天晦山後忽有一女子露上半截長可捕天東逝甚迅雲氣蒙之不甚了了候忽間狂風舞石雹大於拳亟施鎗礮得止經過地方



麥蕎損壞

神樹

又署後山上有枯樹一株骨幹離奇蓋數百年物也自開屯田招墾數年來居民日盛樵蘇所及近山童童惟此木相傳有憑附犯者輒死是以巍然獨存

許竹亭

許三竹亭

文雄

江蘇鎮江人寄籍蕪湖為繆清泉內親

嘗客遊西蜀性豪爽重氣誼詩情邁逸時輩無有比倫與予定交於蓉城旅舍朝夕過從無虛日未幾予有微外之行舊雨天涯恍然形影無聊欲絕忽得尺素書喜

躍如獲拱壁附來近作數十章半屬停雲之什良友倦懷兩地心相印也今錄其二絕弓衣斜壓赫連刀疊雪山城虎嘯高將畧詩情堪自許一時意氣為君豪塞雲高捲五營連壯士齊歌敕勒川繡額蠻箋索詞翰定知人羨李屯田未綴語云讀放翁漢宮之詞憶升菴滇南之事忽生感慨漫成二絕寄懷云云寫錄一通如與素心人數晨夕矣

禁蛇

章谷屯有營兵辭伍家居者忘其姓名性嗜蛇每日必用數頭作羹膾取之不竭人始疑之其友因伺其出潛



躡於後見其入荒山無人處禹步于口中喃喃不絕
聲頃之如臂如椽者蜿蜒而來絡繹相續至其前威俯
首不少動先至者居下隨後以次相積竟成高堆末後
一蛇形不甚巨然較常蛇稍異獨踞其巔其遂擇肥者
一二頭置筠籠中復持誦數聲皆紛紛散去其友驚訝
之且詰之云爾何術致此既致之矣曷不多取數頭必
將且且爲之殊不憚煩耶某云我術原爲除害救疾苦
今降而充口腹之奉在法固不得多傷物命最後者爲
蛇王尤不得殘害違者術不效或有欲傳其術者始斬
之強而後授焉其人如法持咒蛇果畢集竊喜其術之

驗及誦退咒蛇不動且隨之行麾之不去正窘極無計
幸其家尋至始得延某來爲之解救嗣後莫敢有師其
術者

鼠異

丁未小麥收穫前田鼠爲害千百成羣較常鼠畧小專
齧麥穗往來倏忽無定所接壤連畦竟有一家被殘數
處而他家曾不傷及一莖一穗者如是三數日遂杳然
不復見幸不致成災去來無蹤無從捕除乃知古者祭
虎迎貓列於八蜡良有以也

中鎗

署慶寧守備杜公得成嘗言其數年前爲疊溪營外委
檄調勦金川派隨都司某守勒烏圍小路隘口黑夜輒
領兵數十人沿江巡哨軍中忌持炬燎恐被敵人闕也
耳聞鎗子聲颼颼不絕習爲常矣一夜忽然毛髮森寒
恍如沃以冰水幾不能自持疑疾作急尋歸路須臾覺
寒液徹股脛以手捫擦濕而且粘鼻之覺腥穢甚方自
念未嘗痛楚安得血流比至營帳中急燭之血已淋漓
透袍袴大驚遂痛暈救甦視之已貫革洞胸矣昏憤間
若有人爲其敷治者未及數月遂行坐如常杜公祖衣
示予見其胸前疤痕如豆背後則大如盆碗蓋鎗子從

胸次入斜出於背肋間也使非鬼神佑其義勇萬不一
生如杜公者足以風世矣

飛僧

夷人紅教喇嘛有妖術往往能興雲致霧聞茹寨昔年
有一喇嘛居高山荒寺中足跡不出戶人未嘗見其飲
食疑其得道者忽一日奮身礪巔輕若飛鳥見者謂爲
神仙冲舉莫不合掌膜拜正驚羨間巨雷一聲喇嘛顛
越視之已被殛死時青天無片雲也

風變

嘗因公事赴懋功坐姜石霞髮署中日亭午忽同雲密

藝海珠塵 六
布如欲雪狀稍焉狂風大發梁椽震震有聲勢欲傾壓
急走庭院中風猛不能行立爲堅抱木柵不敢動久之
雨來風漸息始得從容時戊申冬十一月初六日也翌
日懋功專城千總魏玉龍來言有一奇事昨日大風吹
去十九歲一女子爲營書眉姓養媳數日前蚤起鬢髮
童童然如刀薙素不識字忽合掌誦經咒數十語至是
益詫爲真問其居址往營盤中問其家有何人及所居
房屋幾間則姑蚤歿翁赴錦城未回居屋三楹虛其中
爲晤客所東首厥夫兄弟卧室其女妯娌同居西徧皆
未婚配因問嘗有往來人乎魏曰無之予笑謂曰子特

未之留心耳試急往追捕行當不遠魏旣去聞果於龍
登碣盤獲戴僧帽衣僧衣足穿男子襪履爲細縛歸營
人問從何知之予曰是不難知薙髮誦經必有方外交
狂風簸蕩人不暇顧彼得乘間逃逸山高路險纖步難
行是以知其不遠耳怱怱旋緩未能悉其究竟

篋索橋

赴金川必度汶川縣索橋軍興時建立於兩金川者不
少後皆撤去今惟章谷屯有三所每歲帑項修葺有例
一得勝橋一卡呀橋一甲惹橋凡索橋所在必水勢嶮
惡旣不可運方舟又皆石壁危仄高出千尋上水復湍

急不能施橋後漢書注所謂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也其製兩岸植椿千百鎮巨石於其上緝以長繩絡以板片兩旁用巨索約身如欄楯人行其上隨足傾陷如履泥淖中一至中間隨風簸蕩勢更敬危板罅下窺驚濤掣電耳聾天風日响噴雪足躡雲氣身飄飄如紙鳶進退無主命懸一線有欲落不落之象萬感茫茫攢集於寸心因憶趙光祿度汝川索橋詩平明出郭門駕言度繩橋征人黯無語水石為怒號入關岷江山黃勝關至汝川江始雄蕩激百丈濤龜鼉駕無力乃欲仗索絢兩頭繫巨杙壓以石屋牢如鎖支祈獸恐挾駭浪逃僕馬戒

少留短策手自操俯聆驚雷鳴仰矚浮雲飄中流一掀簸目眩心魂搖始知呂梁游忠信良可褒一僕送既濟辭歸語切切從軍乃吾分胡為累汝曹其形製及危險狀非身歷者斷不能道隻字也

章谷通事

丙午春章谷城隍廟落成鋪戶中一銀匠某死越半日復甦自言城隍招募差役十三名已有十人并我得十人矣尚缺其二慮無可充通事其人者以通漢語夷人為之我舉通事某勤慎可用城隍已賜允我生前無大過惡幸不致譴責冥間與陽世無異戒妻子勿悲泣言訖長逝



某小金川人充章谷屯通事有年矣強健無恙翌午覺
心腹猝痛踰刻即死金川漢番錯處非通事不能達語
言顧神無不格猶需狄鞮耶固知陰陽一理事非偶然
矣管章谷屯繆清泉說

崇化水發

戊申夏六月積雨過多江水暴漲高十數丈各屯道路
橋梁俱有衝圯崇化獨甚崇化營盤及民居舖戶俱依
高山坡下泉水一道出其後沿澗修有磨房十餘所十
七夜三更後泉水忽決勢如萬馬奔騰挾巨石如屋如
臼者凌空飛下不可計數地爲震動吼聲聞百里旁趨

小較場塘房一所民居二三家被水衝刷片瓦不存平
地開成百道澗谿若使泉水循舊道直下營盤民居莫
不摧蕩一空數千百生靈當無一倖免茲雖衝壞公私
房屋數間不傷一夫冥冥中實有神助時龍笠衫
管理崇化屯務

姚生

綏靖有一小徑可通撫邊越三重雪山昔嶺亦在其內
路險甚姑程三百餘里行旅絕少武生員姚從龍常因
事裹糧獨行歸途傍晚見村居纍纍男婦雜選往來營
作不異常人因附近取火視之面無下頷徧顧皆然驚



惶馳走數里許去村既遠見有行人始敢駐足復向前
備述所遇其人掩口大笑心竊詫異細視之亦無下頷
時天色漸暗神魂驚喪進退無據投身積雪中再起再
仆蛇伏而行尋得巖洞深可藏身自喜身離鬼窟然狐
嗥熊咆徹夜不眠悸定病生又迫以饑寒天明身不能
起距路殊遠呻吟莫應惟待斃而已初姚生出門時原
約某日回家過期不至其子約同鄰佑數人徧索山中
於巖洞得之兒歸奄奄一息口不能言調養月餘始平
復如常姚生謁見時親爲予言深山獨行良足爲戒

起蛟

丁未六月初二日大雷雨章谷屯屬之遜克宗山梁大
穴中有一巨蟒被震霆殛死又數日瓦寺土司所屬之
鸚哥嘴起蛟山爲傾頽水黃色斗立數十丈衝蕩行旅
數人橋梁俱爲掃去水退後兩岸沙痕如墨滌殊不可
解適邢司馬鳳竹赴撫邊任阻水駐留旬日目擊之嘗
憶寶慶府志所載郡多山時有蛟患方其始龍與雌雉
氣感而孕遺卵草間聞雷一聲入土一尺日久成形遠
望卽有黑氣如窟煙近觀則不見由是聞雷漸升將近
土面便聞嗚嗚如醉漢語或如殺猪聲卽循聲掘之兩
目未開形如蟄蛇殺之可以除害又祁門縣亦因出蛟

遭水患尋奉檄文令各省牧令預除蛟害治法畧同凡有地方之責及山居者不可不知

蛟形

前一年夏間積雨後瀘定橋中間忽植一朽木自大江中矗立數十丈梢出橋面尺許如是數日往來人見者咸驚訝之猶未足奇也忽一日清晨濃霧四罩震霆駭空朽木飛騰而上水勢洶湧從之遠入雲際橋已片木無存幸民居距橋遠得以無恙始知朽木乃潛蛟化形也

熊

有人熊馬熊狗熊豬熊四種子所見惟狗熊署中嘗畜其一喜啗米飯餅餌生才四五寸食兼數人高已三尺餘每作人立手足如人遍體黑毛惟心胷間有白毛如偃月吼怒時一二人努力不能制半年後漸高於人常竊雞啗性極姪能俯吮其勢咽精軋沫流口角其聲嗚嗚殊自得意竟日不厭亦豪猪自爲牝牡之意鎖項銀鐺甚鉅時被掣斷幸馴熟不傷人每逸必徑入庖厨攫食度閣常有傾折患後因需用熊膽令強有力者擊斃之熊油能透物試擦油手中果直透手背可入藥濟人能掌因未得烹飪法臚臠臠人不堪下筯後聞諸金



明府玉云須傅土火煨其毛始淨再入鍋中煮去膾汁
然後加醃醬爛蒸味極可口却未一試也
放索子
夷人極耐苦耕鑿之暇輒從事射獵手格猛獸雖重傷
弗恤也亦有機智常於幽僻叢薄野獸出入必由之徑
設機械潛伺必弋獲俗稱放索子其法取極堅樹條彎
曲如弓背繩其間墮淺土中獸踐其上機發足懸空際
雖猛獸無所用其力且可生擒較之掄獸陷阱似更便
捷惟遇草豹性靈狡輒宛轉齧斷繩索逸去夷人亦無
如之何用鎗箭制之而已

甲咱汎衙署

綏靖屬之甲咱汎舊有喇嘛寺四壁畫神像及歡喜佛
彩繪鮮明工極堅固金川平定改寺爲都閫衙署其後
裁汰僅設外委一員領兵三十名駐防其間署內牆壁
雖經墜塌然菩薩形像猶隱約微露挈眷居住者神物
輒擾害不能安甚至白晝爲厲汎官古一德川北閫中
人習回教素不信佛褻慢尤甚旋病不起瀕危始悔遷
之塘房越日死死生有命古亦適相值耳然其署至今
荒廢莫有敢居者

孩兒魚

大江中產孩兒魚西陽雜俎作鯢魚必輒出白汗如構
毒形如守宮聲如嬰兒能陸行甲辰秋赴任路過小牛
廠見民家盆盎中養二尾皆長尺許問所用云可治跌
撲損傷細視其爪有四極似雞距訝其形異售之放大
江中乙巳秋因事公出民間獲一巨者重九十餘觔市
人環觀哀鳴甚慘翌日旋署已不獲購放嘗見洪文敏
夷堅志載應山縣大龜山寺外一池產牙兒魚有四足
能登岸升木作聲伊憂如嬰孩大者重一觔許又張芸
叟南遷錄載蘇子瞻在武昌獲一魚似鮎而有足能履
地而行或曰此鮎魚也想是魚種類亦繁特不常見耳

然子官於綏靖五年未聞復有重至九十餘觔者居民
食之未見有疾害聞諸土人云懸其肉於無人處下垂
至地聞人履聲輒收縮如舊亦物異也

示夢託生

前任龔司馬莅任半載其眷屬始至未至之前一夕夢
見已故都闔王公公服佩刀整齊嚴肅似有上官將按
臨演習祇迎狀詢之云吾母安車卽來故伺候道左耳
俛視之見其左足步襪惟右足著鞢心竊詫異卽驚寤
初不解其語次日宜人至妾正有娠隨得一子胷有四
乳之異乳名十官生卽岐嶷今才數齡美秀而文非復

桓越氣象矣然貌與王肖無人不知爲王公轉生者先是王官囑爾丹寺守備遷南坪營都司行有日矣因公私累重不得脫身遂自縊死清貧如洗無以爲殮壟爲經理其喪復俛助旅費其家始得扶觀而歸感動幽冥託生圖報理或有之也

甕聽

軍中有甕甕聽遠之法掘地丈許可聽十數里自此深一尺則遠十餘里以次遞增可及百里靜夜伏地潛聽百里中人馬行聲雖銜枚捲甲皆歷歷可聞趙光祿從軍徼外有甕聽詩清宵入定氣初屏大地出虛聲自來

之句蓋紀實也

土地夫人

南滙吳省南泉之

龍笠衫司馬嘗夢見一人衣冠古處不類今制來謁見德容和藹鬚髮皓然肅之坐其人退讓而後坐遽云室人初到有事欲求尊夫人故挈之同來使進見耳卽趨出未幾一婦人入直抵燕寢遠望似白哲而衣服殊布素龍宜人亦夢見一少婦入見若有所求而囁嚅不能出口詢之亦不答遂寤白所夢夫婦相符驚異咸默識之越數日笠衫過近郊見土地祠神像儼然夢中所見蓋子然無偶者歸告其宜人遂脫簪珥施以塑其所見

藝海珠塵

古

少婦像配焉復於屯署後圃建祠一楹塑二神像以供香火

百甲士遊夫人
不日蓋餘寶出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軒
餘姚 陸 達履 定夫校

金川瑣記

李心衡纂

卷六

藏佛

藏佛有銅泥二種銅者用模範鑄坯或鍊熟銅一塊鑄錫判成工匠遲鈍窮年累月不能竟其功形製亦不甚相稱率多小首大身中藏蠅頭細字佛經土人珍之非

藝海珠塵

金川瑣記卷六



重價不可得若莊嚴銅像皆內地漢人鑄造厯充藏佛
不足貴也惟紅泥印成之佛像夷人重之如拱璧用革
囊盛貯佩身畔不暫離聞之徐守之世經云西藏喇嘛
屑佛骨爲之近日稍異佛化後屍坐龕中血肉潰爛漉
取血汁雜泥土砂砾印成在西藏中已不可多得佩諸
身畔箭鏃不能及欲試之者懸佛像於羊頸射之真贋
立驗守之曾管西藏糧務故知之最悉

凡仙

歲暮燕閒客有解扶凡術者爲設香案沙槃如法致請
須臾凡動賦降壇詩云青鳥銜來一紙書紫鸞扶下七

香車軟紅塵近蓬萊遠迴望新成碧玉虛自稱碧霞仙
子子戲與友人細語云署廨羣塵固不足駐鸞鶴乃眷
眷三壺倘亦未能解脫否且神仙亦勞土木何怪人間
事忙凡卽大書曰瑤臺瓊宇縱不煩塵世工儻然豈若
蜃樓海市可以頃刻幻成耶信如子言則月宮八萬戶
如吳剛輩直須裁撤耳將世所傳落成玉樓勒銘新宮
盡屬虛妄矣塵俗下士未足知此時馬遊戎亦在座驚
訝之因默祈指示終身凡卽示詩云叢臺方畧傾丹陛
銅柱勳名到白頭惜忘其全詩蓋皆切馬姓者也馬喜
極以爲他日建牙邊塞之兆踰年馬卒於官始悟白頭



一語仙已明示之矣又有患留痰踰年未愈者祈求仙方凡卽示之一試而痊後歷試裙邊瘡及一切腫毒無不立效其方斫桑樹一枝刮去粗衣剝取中間一層白皮搗爛如餅蘸生桐油少許再搗以桐油漬透為度視所患大小蓋覆於上用帛紮緊立效纏患數年不能治者每日一換連換數次無不脫然而愈又有被刀傷所求仙方者用生熟松香經火鍊為熟不拘多少研末各半滲患處立愈并示云能于端午午時虔製封納磁瓶陳年者益佳嘗依方救人雖血湧如泉無不立止痛亦頓停愈後亦無疤痕其方俱簡約易辦可以廣傳濟世因錄之

夷語

夷人語言詼異謂水曰答幾謂火曰突米稱其頭人曰達魯稱其土司曰而甲而布非通事譯字不能解官其地數年始得十通一二其頭人中常往京師朝覲者語言清利全似燕音幾不復知為土著即其服飾儀文雖中土人好自修飾者亦無以過之蓋夷人混沌未開猶是渾金璞玉易就彫琢也

女子不穿裙袴

布拉克底部落毗連崇化巴旺部落毗連章谷兩處男婦服飾猶與金川相同所異者未嫁之女子不穿裙袴



藝海珠塵 三
上衣極短窄復用麻線或羊毛線粗細如錢串者千百
條長僅尺許束腰際垂掩前陰如簾箔以獸革裹護尻
後自股髀以下竟赤露無纖縷矣風吹日暴色皆頰炙
脯嚴冬亦如之貧富皆然乍見令人驚詫此與裸形國
何異土人云處女恥言裙必嫁後始得衣裙其彰身制
度何詭異乃爾

山魃

崇化營遊擊衙署四面皆聚兵居屋遊戎會客密室須
上兩番階級其地勢較之頭門殆高十數丈非有隄人
可到一日亭午亮公福燕居坐忽有碎石自窗櫺中

投入飭左右巡查出言未畢飛石如雨下然僅刮耳推
面卻未傷人正驚訝間內有飛報長公子被鬼迷倒趨
眎之面如土色口吐血沫不止驚惶無措左右急以薑
湯灌醒食頃始能出聲云見一黑人不甚了了迎面擒
搏便覺悶絕不知其他亮公亟延巫覡治之尋訪得一
兵新自建昌假回素事獨脚神疑其爲祟按法懲治驅
而遠之其怪遂絕此丙午正月事予適因公赴崇化蔣
榕園爲予言之獨脚神卽山魃木魃之類鬼怪陰屬見
現曰消白晝爲厲事涉神奇亮公今陞廣西賓川營叅
戎

雷斌

役人雷斌奉票赴慶寧幹事歸途稍晚丙夜至沙爾尼
地名聞婦人哭聲甚動復有慰解之者似老媪聲燈光不
能燭遠黑暗中無所見因默念深夜荒郊安得有婦人
心急足忙燈復觸滅空息疾趨十數里始得抵署向夥
伴述之因共憶其地向有兩柵蓋舖戶賈姓少年喪偶
遺有一子一女未得葬地附依鄰媪權厝者咸曰鬼安
其宅斯不爲人擾旣與厥夫素識盍勸其早爲窆窆以
安幽明翌晨趨告之見其家燈彩陸離賓朋雜沓若有
事然者詢其鄰人知厥夫續膠吉日始悟夜來冥哭正

爲此耳夫新人如玉之嗟兒女蘆花之慮一靈未泯雖
死猶生女魂亦苦矣哉

小普陀

甲哨汎爲綏靖往來要路距汎三四里許有沙地極平
坦旁接高巖壁立千尺上有古樹數株屈曲如偃蓋靈
秀之致迥與常殊因命夫役輩剪荆榛伐藤蔓翳蒼一
空遂覺靈境豁然覓徑攀援而上見巖石穹然如覆盂
倒聳欲墜嵌空玲瓏成鳥獸鬼物狀飛者走者僂而睡
跂而立者無不畢肖復有玉乳下垂如筭如鷺翎管者
不可勝計皆溶溶滴泉水下識者謂卽鍾乳蓋千年滴

溜結成者也水既滴瀝不絕苔滑不可行從左偏攀藤躡石而上得一巖洞廣才數弓高亦稱是地勢畧平可以小憩洞無罅隙漏光然明爽可辨毫髮四旁石壁常溼潤生苔蘚以指甲剔之輒露石管如蜂房細看之中通山骨瑩然透明微有水珠流出由洞口再上數十級爲平坡橫出半壁仰闕石崖如削成梟枝絡蔓恍在半空中下望練江雲棧近列目前真異境也因捐俸敬塑觀音大士像供巖洞中兼造慈雲擷翠各亭往來行人庶得瞻仰遊憩焉又鑿小普陀三字於半巖以爲標識普陀在望不必南海中求之矣

冰柱

慈雲亭落成於丁未秋杪至次年四月冰柱摧致壓檻折復建石牆圍抱亭後始得堅久冰柱者滴溜冰凝自冬及春日積月累漸如檣柱巨者不能合抱夏日爲日光曬爍始有傾折患柱形晶瑩明滉如水精琢成卽儼外他處亦不恆見

三官橋

懋功之三官橋爲往來要道近橋皆山路嶙峋逼仄猝難投足復下臨大江方木果木失事時撤回兵馬及被傷民夫莫不求生奪路擠墮者不可勝數須臾橋爲壓

斷人既擁擠一聞而前勢如排山倒海不能自主紛紛
籍籍皆趨入大江江爲斷流未幾積屍成堤人馬皆蹂
躪而過土番追躡於後復殺傷無數事平數年來每當
天陰雨溼夜猶聞鬼哭聲丙午春杪有懋功營張姓兵
丁洗菜江干挈回擲棄於地狂趨出門似甚愆遽者其
子詢所往不答追問之則云有人約予談形神有似瘋
狂奔隨其後直趨三官橋下拱手歡然左挹右拍似與
數人足恭者其子急扶掖之已投身江中幸近岸有淺
沙得以救起衣袴淋漓已不省人事行路者聞呼咸爲
趨救昇歸灌薑湯得醒詢之云方我洗菜時有數人邀

予酒食數人中有二人乃舊相識細憶之却忘其姓名
我辭以有事未暇彼二人曰故人久別今得會晤一樽
話雨人間至樂事奈何以瑣務推託耶爾歸寘菜而來
我等當恪立奉候耳復往見數人方延佇望予禮意殷
勤遙睇河干帳房連屬旗幟鮮妍默念軍營何以至今
未撤忽有一人謂予曰軍中千總缺出子盍圖之予方
欲言其人執予手曰爾子來矣必阻爾事爾隨我來遂
惘然不知言訖瞠目四視曰何以身卧在牀也其子延
醫調治月餘始愈自此春秋祭享日居民附燒錠帛爲
錠會

玉帶泉

泉在綏靖屯屬之巴布里飛流懸注若玉帶嘗得句云
四圍雲樹添山翠半壁風泉映草青丙午初夏按行過
此屯練都司綽窩斯甲延至其家集其民戶百數十人
為跳鍋裝極其恭謹因犒以牛酒復將前句裁作對聯
鐫木榜資之

冬蟲夏草

俗稱蟲草初生抽芽一縷如鼠尾長數寸無枝葉雜生
細草中採藥者須伏地尋擇因芽及根蟲形未變頭嘴
倒植土中短足對生背有感屈紋稜稜可辨芽從尾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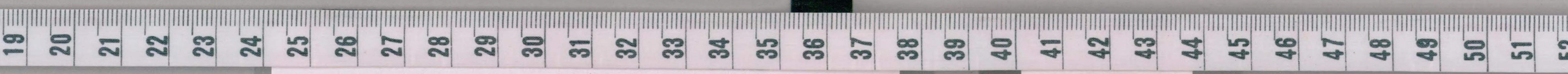
蓋直蠶蠶非僅形似也然剖之已成草根每歲惟四月
杪及五月初旬可採太早則蠶蟲未變太遲即變成草
根不可辨識矣味甘平同鴨羹去滓食益人

夜光木

其木不易多得率在深山人跡不到處疑數千年古木
所化積雨山水暴下隨流赴大江土人撈獲以獻日間
與尋常朽株無異夜有光瑩綠如螢火踰月漸退惜不
能耐久也

狐崇

署東偏空院方廣數十弓地勢高曠毗連倉廩短垣外



下臨鋪戶僮僕輩夜間輒往便旋嘗有一黑物蹲踞院
中間人聲即遠颺見者不甚明皙如是者已非一次因
相約潛往闕伺則綏然一狐撮土為香對天禮拜蓋已
通靈矣羣拍手相譁轉眼即不復見由是其來漸疎後
鋪戶有一雷姓者因事他適賸糧斗許鎖閉木櫃中越
數日歸則封識儼然而櫃已空空素知有狐崇延一喇
嘛持咒治之其怪遂絕

變鬼術

夷俗能為變鬼法或男子或婦女變形作羊豕騾驢之
屬噉人至死吮其血見諸南中紀聞予初未之信自承

乏終靖土人命云黑帳房夷類慣行是術學其術者授
咒日誦之漸能變化自後或猫或狗隨其意為之以盜
竊人財物間有被執及擊斃者輒與畜獸無別惟齒牙
如人不能改變然則太平廣記所載板橋三娘子易餅
變驢一事未足驚異矣

女千總

崇化屬之獨角寨屯千總肯朋死子幼其妻板登爾躡
攝職撫治番民歲時隨各屯弁叅謁服男子首帶畧無
忤色嘗閱秦良玉傳秦本重慶儒家女嫁石砮土司馬
千乘馬死奉襲職時值明季荒亂賊渠李自成張獻忠



羅汝才之屬出沒川省攻陷郡邑草寇乘間竊發無虛
日秦親率土兵數千名削木爲旌所至立功保護數郡
時號白桿兵賊不敢逼明愍帝賜詩二章有從此麒麟
添韻事丹青先畫美人圖之句則土司亦有婦人爲之
者矣其他若夫人城娘子軍皆以女子擅名至晉天水
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毅薨子釗任洛未還文
武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事則流官且以女
子襲職無論土官也

電異

乙巳三月下冰雹自辰至午始止大者如粟小者如豆

徧滿山谷每顆中有雀毛一片電神亦巧矣哉第不知
如許毛羽從何處得來

女魂

蔣榕園崇化任滿挈眷回成都起程稍遲傍晚過黑虎
碕地名夫役皆散去覓茶湯有婢女名金桂坐肩輿中忽
見一巨人頭大如栲栳兩脚踏水溝躡蹠水溝濶約四
五尺目光爛鑠直視輿中婢驚大呼輿夫等聞聲紛集
始隱去是夜婢卽疾作及抵懋功夢一女子來求附載
輿中自通張都閫妾塞外無棲身處每欲還家奈一路
關津嚴密被檢搜驅回者屢矣今幸值爾主任滿之便



爾主與家長爲莫逆交諒不至拒絕且陽官公事往來
陰府不敢盤詰或叨庇蔭旅魂得歸故土耳婢夢中辭
以輿窄不能容兩人女曰我伏爾座下於爾固無妨礙
也諾之遂驚醒自後婢疾日重夜輕肩輿亦倍重輿夫
疑婢挈帶奩物噴有怨詞及見空無所有咸驚詫不復
敢言比至灌縣婢疾頓瘳肩輿亦輕如平時蓋妾係灌
縣人也先是張公因中年無子灌縣納寵越歲夢協虺
蛇產後渴飲冷茶兩盞日久凝血成形往來不定時於
胸腹間突起手按之啾啾作聲隨遁去必暈絕踰刻臨
終呼痛聲慘極不堪聞距榕園任滿日不過半年耳子

與張公交好故畧詳其家事張公名占魁今陞綏靖營
遊擊

石龍

綏靖有開平山坡建屋者砂土中忽有石骨橫亘蜿蜒
數丈大可合抱蹶蹶不能施灌水剔去砂礫鱗甲爪牙
具備惟兩目未開宛然真龍其人驚懼不敢施工有教
之以積柴燔燒之法竟日隄平今開店舖在營盤西偏

關壯繆顯聖

金川之役關壯繆嘗於卡撒顯聖頰面長髯橫刀立馬
番兵爲之辟易軍中卽其地建立廟宇至今巍然如新

廟在半山為往來必由之道部民有曾在軍營貿易者尚能歷歷言之壯繆麾下周將軍亦嘗顯神登春溝地名屬撫方降番劫掠大營遂乘勝而襲登春也賊勢張甚官兵及姑夫被圍數重力敵不能出四顧無援兵而賊眾絡繹至者如蟻附正倉皇急遽中忽有一巨人持大刀橫掃殺數十人賊眾稍卻兵夫等遂得乘勢撤回當力戰時咸見其幡腹睥目一足著鞞一足著鐵履如草鞋形及歸大營徧尋其人已不見莫不對天叩首謝神助後有回成都省城游文廟街關廟者見周將軍塑像即登春所見巨人也服飾亦同方悟助順殺逆効靈邊

塞竇藉將軍神威也今各屯武廟中塑將軍著一鐵製草履蓋存其聖蹟也

陳生

陳生成都人年少時曠居在家性喜武藝豪縱不拘小節馳馬彎弓少暇輒為狹邪游偶過委巷聞篋門半啟見一女子年僅及笄殆天人也駐足凝視女似省覺轉身入內悵望久之杳不復見嗒然而歸自此形神俱感朝久闕規足不停趾訪其鄰佑則一孤媪攜幼女僑寓不知族姓里居生因託故與媪往還女亦漸稔無人時女輒以秋波送嬌眉語寄意生益惑焉生有事他適旬



餘始返急往探詢則屋宇鎖閉蓋厥媪已於三日前挈女遷徙矣問所往俱無知者神昏意亂木立不復能動鄰人扶掖以歸遂患心疾輾轉昏憤中忽憶柔情媚態則啞然笑又憶浮萍斷梗何處追尋則啜以悲欲歌欲泣之狀病似瘋狂一日烈風驟雨正沈悶聞見一女子翩然入細認之則媪女也驚喜起坐詢所自來女爲緬述之始知媪以餓餒昂遷往鄉中適遣往看姪氏避雨至此詢得病源頗動憐念假傍之際吹氣若蘭生渴思大慰積疾頓瘳挽女留數日燕婉如仇儷山是星離月會積半年餘羸瘦骨立親朋有知之者咸苦勸之猶遲

迴不決捨旣患瘵疾女來益頻每至深夜輒就生淫生力不自支苦其擾稍稍厭之又念姓氏居址慌忽無憑每值雨雪夜女子獨行數里衣履不沾溼疑非人類心益滋懼侵晨女去亟收拾行李附賈人舟至夔州養病年餘漸復舊入伍夔營洊至外委值公所會集醉後細述往事於同僚中意謂地隔千里事越數年當已永絕席散回汛則其女艷妝眩服坐待已久生一見大驚口噤不成語女笑謂曰一別七年何處不尋適承垂念是以不遠千里而來何見拒之深出白鏹數十置案頭生懷懼不能決然悅其色貪其贈亦且安之會調征金川

女亦遂絕今陳官懋營千總名國英署綏靖營守備杜
公爲予言之甚悉後過懋功晤陳戲問狐女事陳笑諾
而不敢言乃知杜公之說非誣也少年恣慾幾至不起
倖而獲免良足戒矣又聞國英之兄國瑞年少時亦嘗
遇狐以年滿千總退居打箭爐地震壓死

山中魚

綏靖屯署本在勒烏圍卽軍興日將軍營盤也因倉廩
遠在阿爾古地名支收不便漢川令車公煜管屯時撤材
料捐俸移建舍平地而取高坡實遷就倉儲也方其施
工削平山石見砂礫中有水一潭雙魚游泳其內嘗見
載籍多有掘地得魚事然猶謂滄桑變易魚子傳土得
地水而生今山石中魚從何處來卽有格物者恐亦不
能格予於乙巳秋捐俸卽其地建衙神祠

石髓

祠牆外爲民番往來路逕路旁有一石笋聳出地表尺
餘牢不可拔黑夜悞觸每有顛蹶患居民募石工搥去
石乍平有微竅噴出黃水無數旣而滴瀝汪汪汎溢不
絕越三日夜始止此乾隆四十二三年間事蓋道家所
謂石髓也飲之後天而老惜未聞有試飲者

巴布里神



巴布里

地名屬綏靖

山巔海子有一物大如屋形似青蛙嘗

踴躍漣漪中翹首出水面四顧不為人害土民遙望見

之者合掌誦佛號即潛伏不見已酉夏雨澤愆期為結

壇西里

地名

延慶寧營外委吳

之俊

作法虔求

吳壇收勒及祈雨術

予借馬遊戎齋戒三日執香步行往返烈日中十數里

以虔祈甘澤復念徼外深山多海子率皆致冰雹為民

患而巴布里獨異必有神物式憑為一方庇佑因具犧

牲致祭迎取杯水供壇中逾日甘霖大霑神物顯靈若

此聞自後歲有旱暵當事者虔求輒驗云

溜箭橋

綏靖之噶爾丹寺

地名

向有溜箭橋已久廢其趾尚存土

民中有一年老者為予言之甚詳江面既濶夾岸皆高

山既不能立礫建橋復不能建索橋

索橋形製詳前

不得已始

為溜箭其橋製特異危險亦百倍於索橋兩岸高處各

植一巨柱低處亦各植一巨柱凡四柱柱皆深蘊山石

中出地高數尺柱旁俱建屋一區各設夫役二三名為

往來人接應此岸高處之柱與彼岸低處之柱遙遙相

對柱端相連鐵索索外套一五六尺長之巨竹箭用牛

革及生漆裹護極堅箭上繫一細索較鐵索畧短其端

緊繫高處柱杪人畜欲渡者抱縛竹箭高處夫役持索



緩緩放之乘勢而下直抵彼岸解縛卽收回竹箭彼岸
欲來者亦從高處溜下法與前同內地惟雅州府屬之
天全州獨多蓋天全本屬夷地雍正年間始改土歸流
也是非高山夾峙水勢深險且濶者不必爲此危險事
然其法有可取者仿其意爲之亦可以濟急務如衝途
州縣值緊急文報嚴限時刻而境內有大河險灘者開
渡往往需時師其法植竿兩岸各置遞夫接送似較便
捷因備書之以俟採用者

獮骨獲報

繆清泉嘗過遜克宗

屬章谷也

後山見雪消處白骨甚多及

徧尋之幾滿山谷因召夫役百名捐給資糧掘數十巨
坑斃石深瘞親自巡視警惰賞勤結穹廬於雪窖中者
二十餘日始得竣事時清泉年逾三十尚乏嗣不出二
年卽在章谷任所連舉丈夫子英挺競爽僉謂積善之
報未有艾也

附題詞 跋

西南地勢雄厚坤亘億萬載離照昏 聖清式廓揚赤
旛誕歸丕冒涵渥恩偉哉造物不可論奇奇怪怪驚心
魂真宰變幻曾無言雕鏤不著斧鑿痕丈夫苦如駒伏
轅要當匹馬驅塞垣千尋銅柱追馬援 不爾下筆傾

詞源指顧萬里風雲奔傳之名山永勿讓吾舅風骨矜
 鳳鸞文章聲價傾瓊璠焦桐終爨寧非宛舅甲午省試
被薦幾得能
失劉石菴先生已亥庚
子科試時俱技第一掉頭忽駕征西軒大吏器之昇
 以繁絕塞冰雪無春温嗚咽嘔啞日夕喧須知性命同
 一原行循吏事志倍敦驅策虎豹馴鹿猿雲山萬狀歸
 朱幡暇時還將竹素繙詳載節目及本根體例嚴肅文
 不煩運意名雋詞精渾千秋文章肇厥門後來著述皆
 子孫大關經濟綏元元細及名物一一存珊瑚木難射
 朝暉疑泛珠海登崑崙嗟予闕觀守愚菴忽開眼界驚
 無垠豈惟八九雲夢吞甥女歸懋儀恭題

夫挾管窺之見者不足以測奇存夏蟲之知者不可以
 達化故夫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而登高能賦大雅之才
 也雖然簿領之役繁則丹鉛之趣減矣馳驅之日多則
 竹素之業荒矣迺若寄意虛無放詞詭誕義無關乎故
 實體僅取乎鋪張斯則遊戲之文章難語大方之著述
 也維吾 叔父湘帆先生之作爲金川瑣記也荒遠在
 西南萬里之外草昧經闢億載以來奇蹟怪事瓌偉
 連狝震盪心魂搖眩耳目豈特周王馬跡所不到謝公
 屐齒所未及已哉爰以錢穀餘閒說研墳典錄車所至
 搜討山川一見一聞識大識小分爲六部彙爲一書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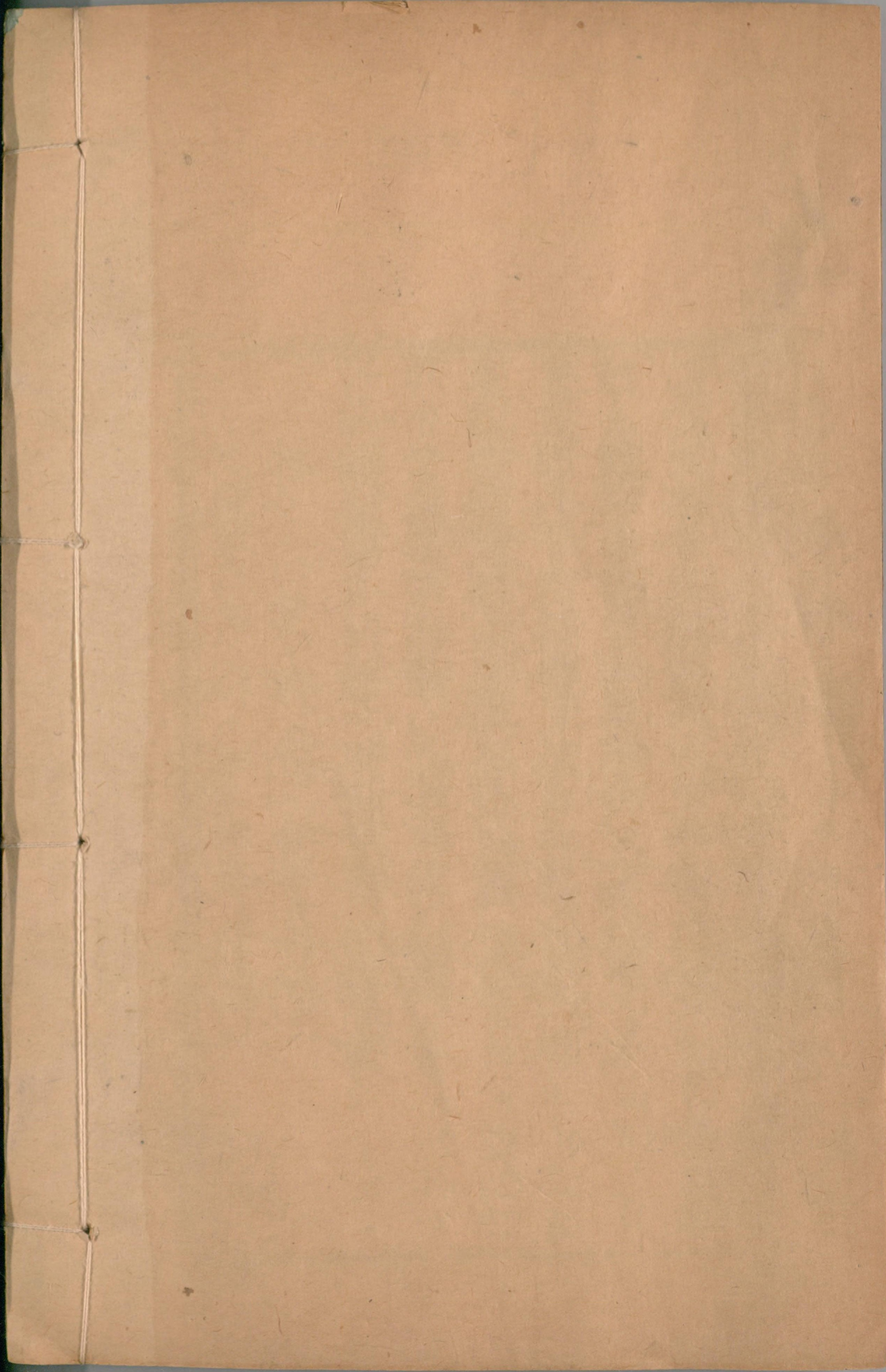


CL.

NO. 35625

藝海珠塵

本土風爲敷陳實與邊政相表裏俾後之仕者得所據
學者有所稽豈非藝林之龍虎家乘之璠璵與至其命
意攄詞尤多卓曠質而不俚華而不浮詞文旨遠居然
晉人清言含英咀華絕勝唐人小說將張華博物或且
遜其精詳于寶搜神未足方斯嚴謹也讀勿隨几席長
隔雲山竊嘆政事文學自昔同源益信花月風雲總無
異手受而卒業常覺浩乎無涯紀以數言非敢阿其所
好云爾嘉慶丁巳四月下澣姪學璜盥手書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